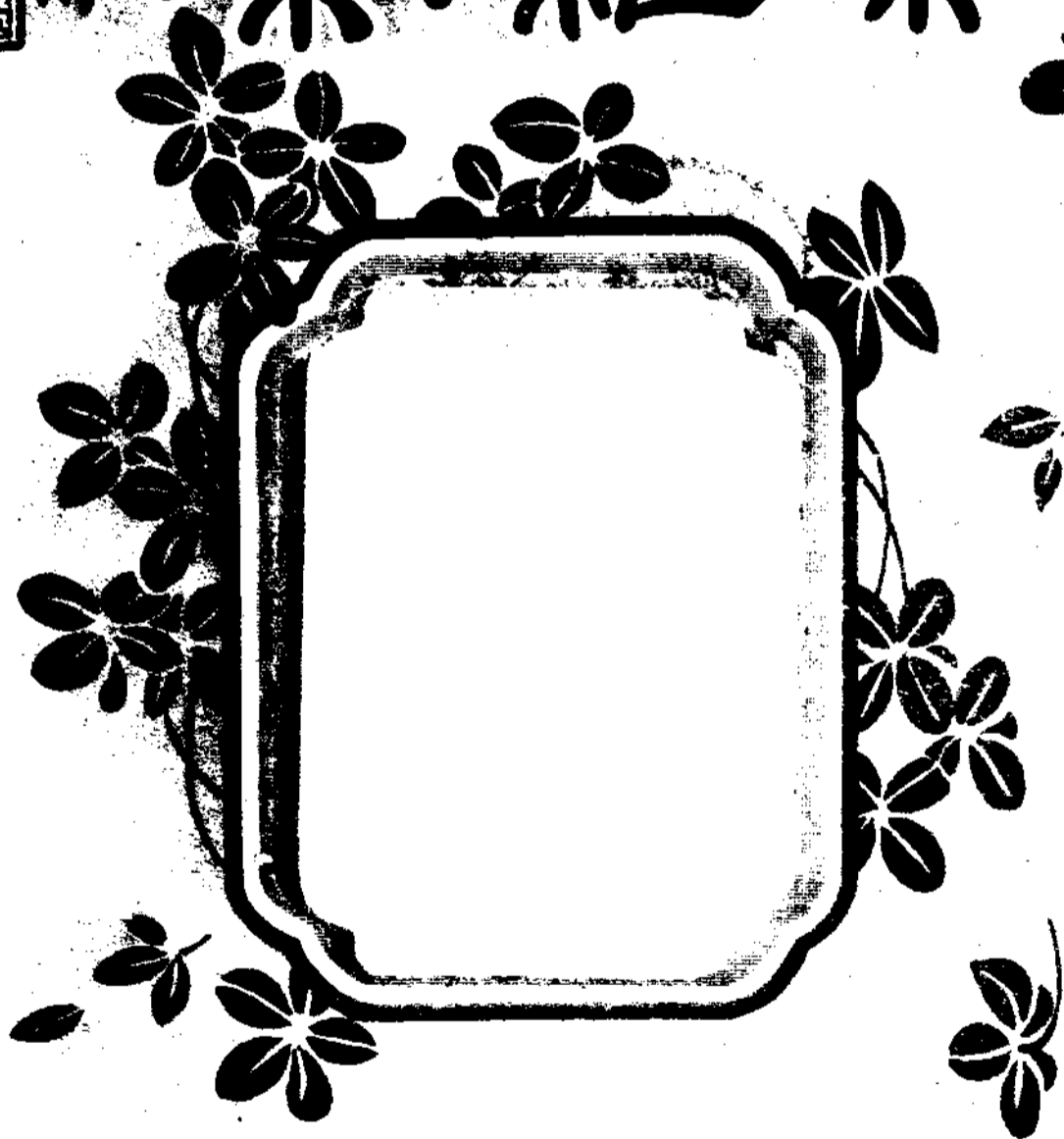


紫羅蘭

袁林
印



The Violet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題詞峇靈翠蘭倩影

虛由霓裳倦舞餘
輕衫初試翠羅裾
櫻等十萬春成錦
比對蘭苔總不如
風鬟雨屐鬪新妝
翡翠闌干玳瑁梁
真羨蓬萊宮闕好
畫家自有鬱金堂





坤伶孟小冬之冬裝小影

瘦鷓主幹

紫羅蘭

第三卷
第十九號

上海大書印
海東局行



紋盤牌香烟

▲香清味美▼



漂亮人宜吸
最漂亮的紋
盤牌香烟



大光明戲院

(址原場舞跳登爾卡號十五路寺安靜)

(九三六三三——八三六三三話電)

- 大光明為上海最新式最偉大之影戲院。
- 大光明之地點最優良。交通最便利。
- 大光明之建築最偉大。裝飾最華麗。設備最周全。有茶室酒排間會客間吸煙室等。座位共一千四百餘。舒適異常。
- 大光明之音樂班。有歐美著名樂師二十一人之多。樂藝無一不精。并有大風琴一架。發音宏美。為其地影戲院所未有。
- 大光明之映片機。為最新式者。機師亦係十餘年之斲輪老手。
- 大光明之影片。已向英美法德諸大影片公司。購得一百餘種。凡艷情哀情軍車冒險滑稽等等。無所不備。且皆首先開映。不映他院映過之片。
- 大光明之座價。最為低廉。日場三時五時半。為四角六角一元。夜場九時一刻。為六角一元半二元。

高亭唱片 · 為唱

片中之霸王 ·

音調正確 · 聲響高朗 ·

家庭備之 ·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

南京路心聲公司
福州路洋洋公司 均有寄售



高亭
唱片

都錦生精緻風景之一

杭州都錦生精緻風景

西湖平湖秋月



三月廿九日者錦生

▲陰歷十一月初一日起大廉

價一月幸勿錯過機會▼

杭州

都錦生

的絲織風景，向來風行全

國，遠達海外，凡中國名勝之地，幾於無所不有，織工亦精美絕倫，逼肖真景，如上圖「平湖秋月」一幀，係西湖十景之一，可見一斑，縣之壁間，大足怡人心目也。

另有絲織佳景不少，并新發明之繡畫，風景人物花卉鳥獸皆備，較之湘繡蘇繡尤為精美。可隨意選擇，以之贈送親友，最為相宜。

餘如西裝領帶，襯衫，絲織風景提袋，織錦墊褥，翻領內衣等，均價廉物美，歡迎參觀！

▲如蒙本外埠經理及批發，另訂有優待辦法

▲美術樣本 函索附郵五分

滬行：北四川路蓬路南首十二號電話北四九六三

杭行：新市場路市路口六十九號電話西三二二一號

紫羅蘭第三卷第十九號目次

圖畫

梁溪之遊號

龍頭渚上之飛雲閣	周瘦鵲攝
曉霞	張珍侯攝
停棹	胡伯翔攝
梅園最高處	王大佛攝
蕭瑟	胡伯翔攝
遊侶	周瘦鵲攝
擔水者	張珍侯攝
太湖之濱	張珍侯攝
秋柳之下	周瘦鵲攝
湖葦	王大佛攝
湖畔	胡伯翔攝

文字

芳菲非堂叢話	畢倚虹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周瘦鵲
記義齋	唐梅溪
計	孫了紅
梁谿鴻雪	鄭逸梅
雪夜	胡天農
樂吾廬隨筆	王朋彥





(二) 次目號九十第卷三第蘭羅

吳宮花草……………范煙橋

第四回 微波樹滄苔話滄桑
寒山寺聽鐘別真履

荆棘江湖……………姚民哀

第卅回 逢勁敵光棍打光棍
賣交情奸漢結奸漢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周瘦鷗
張碧梧

第四回 往事重題廚娘餽暴客
疑雲乍展老父訊嬌兒

錦簇花園

風影詞……………畢任庸

美國人的花癡……………范秋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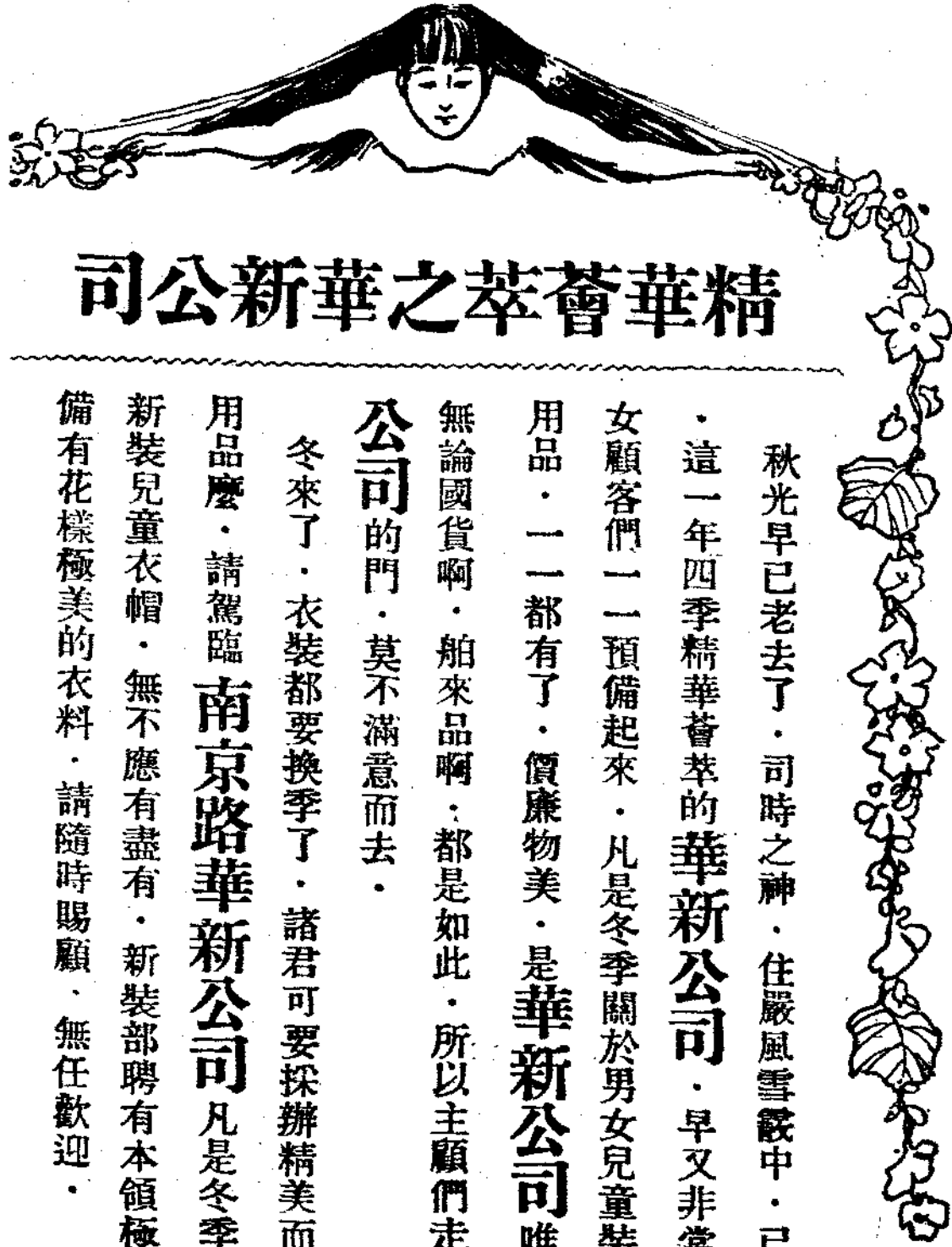
科場話柄……………梧影

雞……………徐宿雨

覺悟的兵士……………廖國芳

吻之痕……………談紫電

良心的變遷……………曹永熹



精華薈萃之華新公司

秋光早已老去了·司時之神·住嚴風雪餃中·已將冬季送來
·這一年四季精華薈萃的**華新公司**·早又非常周到的替男
女顧客們一一預備起來·凡是冬季關於男女兒童裝飾上的種種
用品·一一都有了·價廉物美·是**華新公司**唯一的格言·
無論國貨啊·舶來品啊·都是如此·所以主顧們走進了**華新
公司**的門·莫不滿意而去·

冬來了·衣裝都要換季了·諸君可要採辦精美而便宜的冬季
用品麼·請駕臨**南京路華新公司**·凡是冬季需要的男女
新裝兒童衣帽·無不應有盡有·新裝部聘有本領極好的技師·
備有花樣極美的衣料·請隨時賜顧·無任歡迎·

預備冬令用品

●電光牌出品 人人歡迎●

國貨絨毯

△綿密緊厚色澤豔麗
每條二元起

新花絨布

△花樣新穎配色合宜
每尺二角八分

三星絨

△為婦女新裝好衣料
每尺七角起

中山呢

△各界常服最為相宜
每尺三角

其他冬令用品：如「絲綿被」「床毯」「駱駝毛」

「電光雪」「衛生毛衫與毛襪」等。因篇幅關係

恕不備載。

三星廠總發行所 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石路西路首

(通成紡織公司出品絨布絨毯本廠獨家經理)

風琴 胡琴 小調 大觀

全一冊 定價六角 實售七折



上海大東局發售

風琴秘訣

有……按踏法
有……保存法
有……風琴購
有……調按法

胡琴秘訣

有……把胡法
有……和音法
有……拉弓法
有……讀譜法

小調秘訣

有……音調法
有……按拍法
有……唱歌法
有……彈吹法

附有

笛之吹法……○……弦之彈法
簫之吹法……○……笙之吹法
琵琶彈法……○……鋼琴奏法
細目繁多……○……不及備載

最新出版



連環圖畫 寸封 神榜

本書特請名家撰成簡明文字繪以精美圖畫上文下圖栩栩如生一卷把玩不忍釋手且係用四套顏色精印紙張俱係重磅道林為各種連環圖畫所無

每册小洋二角

請看

軒轅墳三妖出世
姜子牙招親
申公豹崑崙飛頭
火燒琵琶精

上海
通交
路店
發行
玫瑰書

經售處

四馬路
大東書局
二馬路
天津
各省
各大書局
各小報攤



唐
嘉
公
社



雨後初放之花

鮮艷奪目芬芳襲人

美女牌香烟

彷彿似之

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

NO. 8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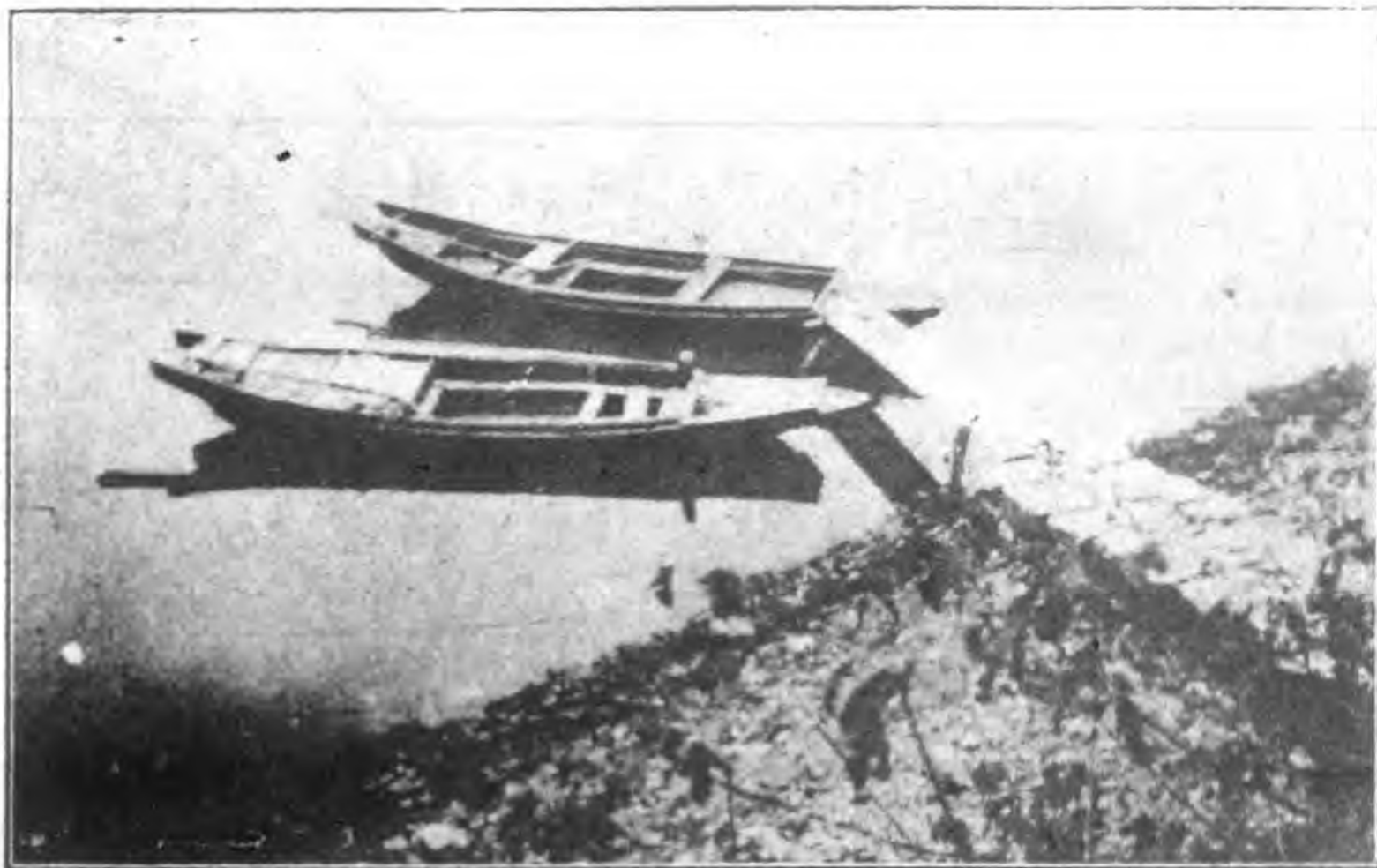
紫羅蘭畫集

龍頭之飛雲閣 周瘦鶴攝



張珍侯攝

曉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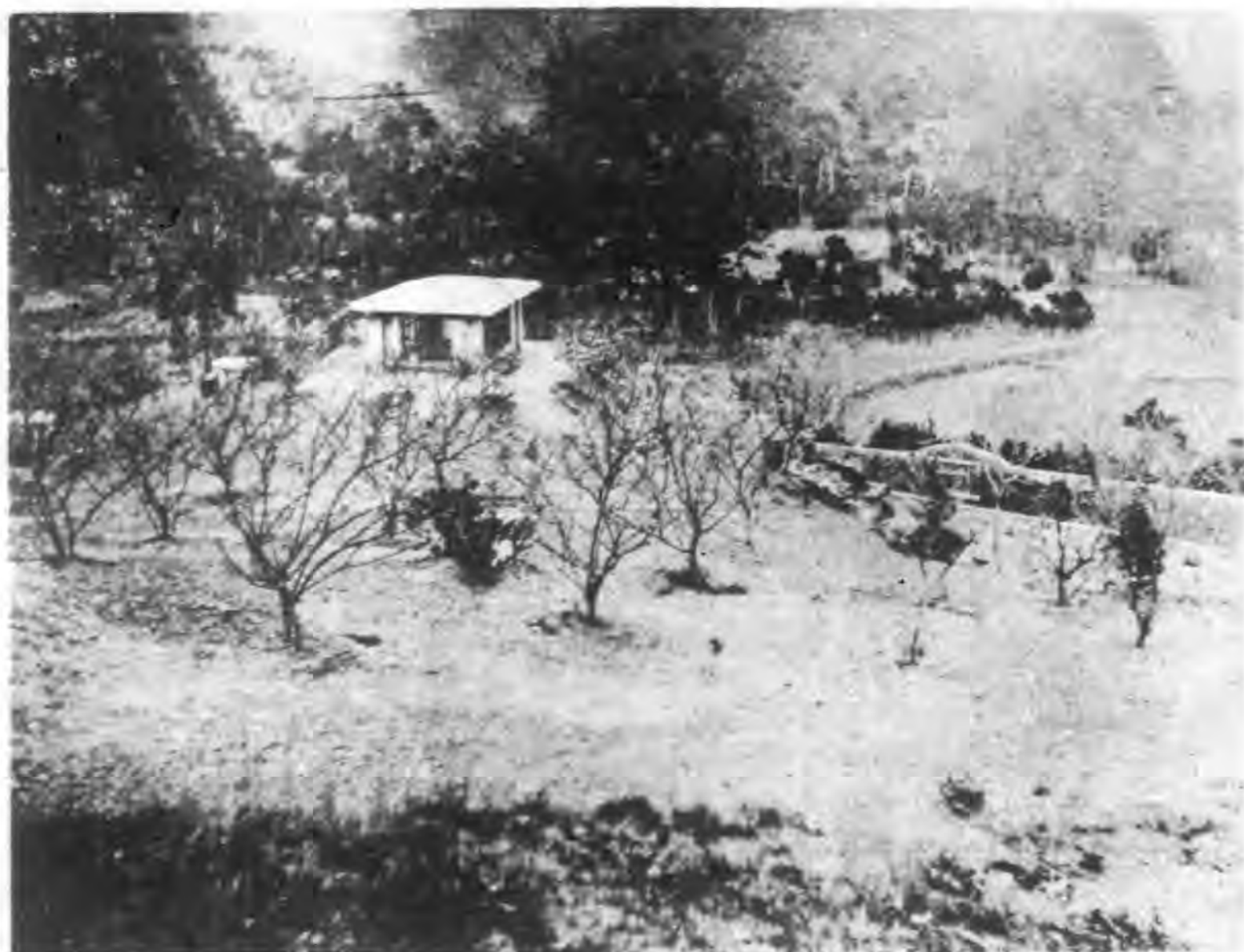


停橈

胡翔
伯攝

梁溪之遊號

★梅園最高處★



△王大佛攝▽

□蕭瑟□



△胡伯翔攝▽

梁溪之遊號



張珍侯攝 太湖之濱



周瘦鵲攝 遊侶



周瘦鵲攝 秋柳之下



張珍侯攝 擔水者

梁溪之遊號



湖 葦



王大佛攝



喫飯問題

王大佛攝



湖 畔



胡伯翔攝



華成煙公司出品



有美
無麗
不臻
備



華成煙公司出品

請用.....

孔雀領帶公司最

考究之美觀
高尚之領帶
耐用

孔雀領帶為國貨領帶之鼻祖



籌備完竣現已開幕各埠經銷
非常歡迎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批發所兼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逢吉里口

電話一〇二四九

PEACOCK  NECKTIE

◀▶無敵牌牙粉▶◀

劃一市價每包六十文

本牌牙粉·原定每包大洋三分·當時洋價爲一千〇五十文·故售三銅元·嗣以洋價迭更·市售乃由四銅元以至五銅元·及至洋價至二千以上·早已應售六銅元一包·但買主只肯出五銅元·故不得已另出新方副牌牙粉·以應五銅元之買主需要·現因提高國貨信用·決將新方副牌牙粉·一律淘汰·自戊辰年七月朔起·專售正牌·劃一上海市價·每包另售銅元六枚·批發每盒大洋七角三分·其在外埠各地情形不同·當由各地經理·另自酌定·特此預告聲明·

(注意) 牙粉袋之正面印明無敵牌擦面牙粉居中四紅字者方是正牌售六銅元其居中係藍字者乃是副牌請勿誤認

家庭工業社上海總廠啓

開門八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清導丸是也因清導丸為家庭良藥可除一切腸胃疾病增進三餐食慾其重要不在七件下也湖北蕪水同興祥林宗海君來書云『鄙人自服清導丸之後病勢大瘥現在腹疾若失飲食亦增真聖品也』

清導丸為家庭必需品



清導丸專治 大便秘結 肝火上升 口臭 面疹 消化不良 疾病頭痛並可預防傷風 減輕痔痛紅色導丸各西藥房均有出售或直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 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收用郵票

癩頭兒子自家好

這句俗語是說小孩子患了癩頭除自家父母外再沒有別人願意和他接近做父母的既不忍心污穢剪髮器累得小兒患癩頭討人厭惡如今倘再不快用如意膏給他治好那裏是不愛兒子的了不愛兒子的不要兒 子安穩全椒裕和祥布號來書云『鄙人久患癩頭一 無效近用如意膏敷數次皮膚滋潤漸見平復及至二星 完全痊愈如意膏真皮膚聖藥也』

如意膏不特可治癩頭凡 瘡瘍 疥癬 火燙 刀傷 以及一切皮膚外症均奏神效倘尊處無從購買可寄 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原班郵奉一匣可也

請用如意膏



(王士禎)自剔殘燈畫女牛(惲格)急呼蓮炬照詞頭(龔鼎孳)盛來寶研三危
露(吳雯)書破巴箋十幅秋(胡天游)快馬短裘他夜夢(查慎行)美人香草古
時愁(宋湘)分明碧落紅牆畔(蔣士銓)曾倩花枝當酒籌(陳維崧)髻几筠簾
永畫清(高士奇)暗拋紅豆打黃鶯(鮑桂星)祇應懶慢長耽睡(周質)傳到文
章不算名(邊浴禮)千里蒹葭雙棹遠(惲格)十平蘭芷兩情并(陳壽祺)詩篇
作計甯長策(江昱)何處菱花似月明(屈復)遠來雙鯉訪論詩(黎簡)想見巡
檐索笑時(英和)花事正濃思蠟屐(李兆洛)藥闌低亞對銜卮(陳維崧)寸長
尺短誰相諒(全祖望)穀是臧非兩不知(蔣士銓)畫髓琴心已傳播(厲鶚)願
將銀管寫烏絲(吳雯)小汲縣餅試茗杯(吳清鵬)向人懷抱走風雷(施閏章)
爲刪綺語微存戒(周亮工)卽使清吟也費才(杭世駿)樂府巧分團扇笑(龔
鼎孳)郵筒時有異書來(錢大昕)江南薊北三千里(邵長蘅)香繞華筵早放
梅(高詠)蠻風蠻雨費調燮(朱珪)峒草江花入嘯歌(梁同書)華館每攜詞客



醉(高詠)吳山相聚隱人多(曹溶)莫嫌懶慢嵇中散(周貧)舊狎煙波張志和
 (阮元)已買栗園充橘戶(徐昂發)唱酬應許似應何(高詠)昌黎詩格最輪囷
 (黃爵滋)餘技兼為竹寫真(查慎行)細譜碧簫慶介正(李兆洛)漫燒紅蠟祭
 詩神(劉嗣綰)別開茶熟香溫地(阮元)原是餐花嚼蕊人(邵齊燾)昨夜清尊
 思北海(阮元)何當莎翦跨虹鱗(胡天游)翠烟紅雨木瓜墩(杭世駿)越國英
 賢半在門(陳壽祺)小榼偏提恣傾倒(朱彝尊)藥爐香炷自溫存(屠倬)但呼
 白墮開眉纈(宮鴻歷)知有青蓮在舌根(黃任)更向蘇齋呼舊伴(吳舊來)宜
 毫江硯正承恩(陳廷敬)卷末復有尾題絕句四章款署東吳舊孫不識為何許
 人詩亦甚哀怨髮因身世此中稍稍見矣爰錄其三十年奔走天南北舊夢重提
 我亦傷同是懽場感搖落斷魂詩句不成章總是難拋憐有母慣於不了強談禪
 更無長計求生活贏得生涯書畫錢飄零身世放聲哭舊是江南閬闔門說甚蟲
 沙與猿鳥一般清淚到王孫

△芳菲菲堂叢話.....三▽



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爲然嘗言詩當詩內有詩詩外有詩寓無字之詩於有字之詩中其庶幾三百篇之微旨又云古詩與樂合了無外飾故耐看詩多好看詩少今詩與樂分忘卻真性故耐看詩少好看詩多學者多趨其論焉右錄三章係抄自雁來山館詩鈔中非師經意作也



■女性的心理

胡堯昌

現代多數之女性，仍不能打破其虛榮依賴等種種觀念。

女性之求異性，往往欲其較自身之學問為高，與男性之求女性

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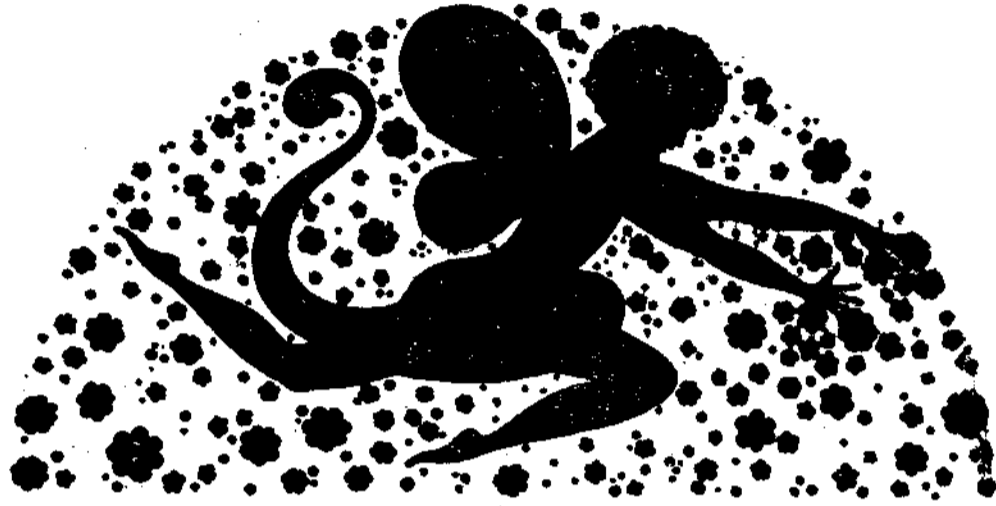
女性偶聞人提及其未婚夫或其戀人之名，每極注意。

女性往往以「不如女子」譏男性，是乃自甘墮落於男性之下。

女性之擇男性，多以溫柔體貼為標準，與男性之選擇女性同。

女性與男性初次通信時，頗多與知己之同學及女友相商。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比利時名家郎白勞氏著

周瘦鵑譯

好多年來席萊蒲才德兀自咳著直把他的靈魂都咳出來了那咳是一種很厲害的乾咳似乎震得胸脯都碎裂開來那些聽得他咳聲的人都說『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當真的席萊蒲才德的不能久活已好久了

他在夏間還是做著泥水匠每天大清早人家總聽見他帶著他的桶出去桶中裝滿著鉛粉咧藍色粉咧刷帚和套袖咧一壁還是不住的咳著

大家都說道『可憐的席萊蒲才德像他那麼的身體還做這樣的工作實在是那石灰正在喫掉他的兩肺是啊他是不能久活的了』



舞的人也不由得要跳將起來一般舞會的領袖都
得在年頭上和他接洽臨時纔能到場奏樂不致使
他們失望他是何等的受寵何等的優待爲了他的
分上往往把一瓶啤酒放在音樂臺上大家以爲對
於這位良善的老席萊蒲才德應當好好的款待因
爲奏樂也已不久到那時還有誰能使他們跳舞呢
席萊蒲才德是從不推辭的有酒便喝有食便喫
喫喝時也慢慢的不肯太快瞧着他的喫喝誰也不
會說他是不能久活的席萊蒲才德實是一箇貪於
口腹的人

他們想『這就是他的病啊！可憐的漢子他就
全仗這些喫喝來支撐他的身體是呵雖是這麼說
他仍然是不能久活的了』

他有琴師那種溫和柔順的態度
席萊蒲才德也常到鄰近的大家富室中去在他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三▽

們施洗禮和舉行結婚或訂婚的儀式時指導小孩
子們跳華爾資舞而到處所受的款待都在工匠或
下人之上對他常有額外的贈與人人都關心於他
差不多當他是一箇朋友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纔
是總之他是一箇不能久活的人

冬間沒有粉刷的工作了也沒有市集了席萊爲
謀他的生活起見便在空閒的時間幹轉匠的買賣
而一面仍是咳著委實說他對於這一項職業這一
種藝術並不十分在行然而工作是不會缺少的人
家都向他定拖鞋他也給那些婦人或女郎們所織
織的鞋面配上一箇鞋底大都是送與伊們親愛的
丈夫或去獻媚戀人的他并且也做小孩子們的轉
子

『可憐的席萊蒲才德他當然要活命的多給些
兒工作與他便行善事盡責任可是他不能久活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四▽

了。」

衰弱而多病不住的咳着。席萊蒲才德分明是不能久活的了。然而他卻已葬過了。兩箇妻子據說他那第一箇妻子是因為憐憫他而嫁他的。

伊心中會想：「一箇人不妨冒一回險。這束縛是不會長久的。可是他不能久活了。」

伊卻中寒而死。

第二箇妻子因為他略有積蓄而嫁他的。

伊暗暗的想：「這是一箇好買賣。我一些兒沒有甚麼而他又不能久活在世上。將來我便可承受他的遺產。找一箇我所歡喜的人。」

伊卻又死了。

如今有一箇謠言傳遍村中說他又娶妻了。這是第三次娶一箇祇有二十歲的女郎。人家在閒談中彼此告語道：「你可曾聽得過這

麼。一回事麼。他自己又要來一下了。可憐的席萊蒲才德無論如何他決不能久活在世上。」

旁的人說道：「又有一箇人瞧上他的屋子和果子園了。這是一箇何等可恥的東西。伊明明知道他不能久活了。」

「總之他要是歡喜為甚麼使不得呢。我們處於他的地位也得照這樣做。他再也不能錯過這箇機會。因為他已不能久活了。」

席萊蒲才德有一所小小的屋子和一片空地。四下裏被白萊勞兄弟的產業包圍着。他們是村中最富的人。一箇是村長。一箇是農夫。第三箇是慈善會的會計。三人都是鰥夫。都是偉大而壯健的漢子。四肢又強壯又細長。像一條鞭子的柄。瞧他們的模樣兒。倒像要活上一百年似的。他們擁有一百多畝的地產。年年還在添買。據說半箇村子都是屬於他們的。

那農夫死了也不會聽見他家的那席萊蒲才德的產業相并合而那不能久活在世上的席萊卻仍是咳著繼續來收他的屋價那慈善會中的會長先生已向席萊說出破產的極話來了而席萊在他的衰弱之中仍是一面咳著一面取他的錢他早已比那屋地的原價袋下了二三倍的錢了但是村中仍在那裏說道

「這白萊勞真是一箇幸運兒他白白的得了席萊蒲才德的屋子因爲那可憐人不能久活的了」他每次將那寶貴的金幣付出去時一箇扼死那泥水匠的狂念直使他的指頭兒發癢起來他再也不能遏止自己便不由得說道

「呀你又來了你可是永永不死了麼」
「白萊勞先生你怎能對我這樣一箇不能久活的的可憐人說這樣的話啊」席萊答著很可憐的仍

然咳箇不住

他葬了第三箇白萊勞然後死了已超過了一百歲但他足足有一世紀的四分之三說是不能久活在世上

作者鄔白勞氏 M. des Oudriaux 爲比利時小說界後起之秀以一八六八年生於海瓊爾亦如比利時一般散文作家專喜描寫鄉村生活者今其人尙存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七▽



△記義畜

白牛

清道光間崑山有朱大松者業油商并設坊於常熟之白茆鎮迨同治初油業衰落其孫鶴生遂以坊抵他人有白牛一俗謂能辟火值百金佩強不任驅駕受主無奈往告鶴生鶴生給之曰今主人貧姑貸他姓俟三年我當贖爾歸也白牛若會意自是驅駕如初即期朱竟不贖白牛絕食死鶴生聞而哀之專車載歸埋之舍園今其地牛塚猶巍然在也此聞之唯一師云

犬

同治季年洪楊亂初平蜀中羣盜如毛先君適權攝綿州城中居民先已為賊擄遷徙秦半有犬數百頭無所依先君憫焉設粥城邊飼之犬遂往來巡綽每風雨夕或日方升大霧四合守者皆倦賊騎潛渡河欲圖再逞犬輒羣起迎吠城中破隨聲發殲賊甚衆先君詩以美之云鳥嘴亦尋常黃耳奚足數我養百健兒跳盪不如汝蒙氣塞中天或乃夜風雨賊騎乘之來而汝羣號怒所向破聲隨會魂屢銷阻以茲百日多守者得安堵我祇一飯耳報恩乃如許橫山屯運營旌旗特飄舉嗟哉一主將忍令被囚虜天胡遣若輩覩然作人語軍法久壞弛遂使逃竊斧太息爲此歌以厲臣事主

余戚李雲谷家其太夫人畜一黑犬將十年矣性頗馴犬無朝暮均依左右

▽



八記義畜

二

偶過人家犬必隨至夜則臥室外
 僕婢或竊室中物犬猛銜其襟狂
 吠不已若預知者以其太夫人
 甚愛之殘羹冷炙不與食也丁卯
 春雲谷丁太夫人憂出柩之日犬
 隨乘至葬地及歸竟不食快快如
 擗疾日臥室內不去人語之曰汝
 距念主人邪犬立外犇因使人尾
 之則仍至墓所哀號而死雲谷奇
 其義埋之墓地每喜與親故道其
 事

嘶怒騰凌遽顛厥往往不及街埭
 而止某公後以事至漢及霑益值
 回健倉皇避亂中毒箭仆地創甚
 馬以口拔箭銜公衣昂首急馳至
 鄰縣始蘇至是尤愛異之不復加
 驅策焉

驚懼萬狀仲琳不少動旋見一大
 物舟前行若引導然細察之駭然
 前放之鯉也頭命舟子尾之至一
 沙灘舟遂擱淺始免於難仲琳今
 旅滬業醫髮已皓白矣

馬

內子語余其族中有
 長者某公昔從征塞

同邑嚴仲琳君曩赴
 北關言舟泊沅江時
 見數漁人合力起一網如甚重者
 及船觀之乃一青鯉長可六七尺
 漁人將殺之仲琳心忽動遂出白
 金三兩買鯉仍放江中同人以其
 肉嫩美咸稱憾不置及舟至洞庭
 晨遇大風雨舵失人意勢將傾覆
 忽白浪一道如潮湧來衆伏船中

鯉

同邑嚴仲琳君曩赴
 北關言舟泊沅江時
 見數漁人合力起一網如甚重者
 及船觀之乃一青鯉長可六七尺
 漁人將殺之仲琳心忽動遂出白
 金三兩買鯉仍放江中同人以其
 肉嫩美咸稱憾不置及舟至洞庭
 晨遇大風雨舵失人意勢將傾覆
 忽白浪一道如潮湧來衆伏船中

貓

憶兒時家畜二貓一
 竟體白如雪因呼之
 雪奴一則黃質黑章毛捲若獅呼
 之花奴二貓皆雌某年先後生子
 雪奴忽病且死其鳴嗚嗚花奴方
 乳已子聞聲奔雪奴所以鼻觸之
 銜其子置己處舌吻之反乳之庇
 護一如己子然婢試匿雪奴子花
 奴悲號如不勝皇急太夫人見而
 嘆息嘗曰此可舉告世之爲後母

貓

憶兒時家畜二貓一
 竟體白如雪因呼之
 雪奴一則黃質黑章毛捲若獅呼
 之花奴二貓皆雌某年先後生子
 雪奴忽病且死其鳴嗚嗚花奴方
 乳已子聞聲奔雪奴所以鼻觸之
 銜其子置己處舌吻之反乳之庇
 護一如己子然婢試匿雪奴子花
 奴悲號如不勝皇急太夫人見而
 嘆息嘗曰此可舉告世之爲後母

奴音先子者

雞鴨

甲子秋居昆明時初
寓螺峯山楊氏宅寓

主人樂一雞一鴨余見與之食鴨
必讓雞先食則食雞未至鴨獨不
食也鴨他往雞亦如之余初見之
以為偶然耳既而觀之日必如是
偶使人戲縛鴨雞則昂頭飛啄其
人釋鴨而後已又試閉鷄室中則
鴨各各鳴窗外蓋未嘗須臾相離
焉後寓主人宴客殺鴨雞亦無他
異翌晨察之則已殭斃籠中矣遂
竊傳一時梅溪曰夫雞與鴨不同
羣也乃一朝之愛遂繼之以死可
謂共患難能知終始雞而如是性

其人乎第恐世之人不若者多矣

猴

老嫗楊媪為余言其
鄉居時有同村劉叟

於田畔見一猴臥草間啼不已察
其體蓋傷一足也心憫之抱歸裹
以藥旬日而愈猴遂不去叟因教
之拾柴炊爨諸作莫不善如人意
客至亦不懼鄰兒與之戲偶攫其
怒直立切齒狀欲毆人叟旁呵之
猴即帖服不敢動然叟未嘗一加
鞭撻也一日鄰家失慎火穿屋頂
叟固驛足又不良於行慌亂問人
不及救遂葬身火窟嗣檢叟尸猴
亦同死其骨伏叟腹上若護之者
云

鸚鵡

媪又言其先傭一嶺
南王家飼一白鸚鵡

能言而甚巧主人有女曰五姑常
教之詩歌聲嬌嬌動聽家人食以
白哥呼之一日五姑失金鐲心疑
媪竊媪固日洒掃五姑室也不能
自解惟飲泣而已主人索且急適
戚中一婢送物至鸚鵡忽作語曰
「蘋香偷去」一蘋香偷去」蘋
香者婢名也婢色陡變時媪在側
故挑之曰五姑金鐲置案上忽失
去汝知之邪婢面益赤囁嚅不能
成語媪憶失鐲先一日婢曾來迹
其狀知為所竊無疑遂強檢其身
果出一鐲其一則入質庫矣媪嫌

△記義畜

三



始白

燕

金陵王府街陳氏園
一年有雙燕營巢檐

間某夜燕為貓乘食其雄雌日啾
噍聲絕淒厲殆哺雛後遂振翼飛
去來年復至其家人視巢有二卵
以為非舊燕也久之雖不出更察
之固二殼耳而雌燕年一往來今
已三年云同事孫君寔為余述且
曰今世以女之貞節為腐化輒謂
前者固禮教束之使然而燕一小
禽耳詎亦知所謂禮教乎

鼠

黔人秦德隨宦至北
京後貧不能歸初居

宜外下窪其地多鼠入夜聲啾啾

△記義音

聒耳不得寐秦小語曰我生平不

畜貓於汝無恨今貧無以自給距

有多食備汝耶數日案上忽置白

金數塊權之重可一兩甚訝其來

夜乃伴睡察之見一大鼠來口銜

銀乘案上而去秦且喜且異即以

銀購餅果餉之如是月餘積得四

十金乃合鄉人營一飯館秦復善

烹飪至是生事日隆後人之至京

者無不知驛馬市大街有演黔飯

館瑞記云

★ ★ ★ ★

★ ★ ★ ★



四▽





孫了紅

自從西山路的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的人們早又闢傳一時人人心中差不多都把那所一百十四號的屋子當作一處神秘的魔窟近處的人膽子小些的連白天經過那地方也惴惴地懷着戒心到了晚上更是不用說起了那一百十四號的屋子地點是在西山路的盡頭原本是箇僻靜的去處至此景象愈覺淒寂每到夕陽西下天色斷黑之際幾乎斷絕了人跡

提起這事變的經過社會上的羣衆卻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報紙所載也各有各的說法紀述並不一致但雖如此可是那西山路上曾經發生過神秘的殺人慘案這卻是可信的事實人人所說皆同的不過對於詳細情形你說這樣他說那樣所說各有出入罷了下面的紀述卻是記者採集各方面的傳說彙集而成的提起這所一百十四號的屋子本是本埠某鉅商的一所別業式樣半取西式十分寬大華麗這屋子落成到今還不過五六年聽說屋主人的初意原爲取其地點幽靜造成以後想要當作避暑之地的不料因爲地點太幽靜了住入以後其中怪異百出不時疑神驚鬼鬧着種種變故那位養尊處優的屋主人因爲等不起

△計……

一



驚嚇不久便搬了出來以後想要把這屋子賤價轉賣給人可是爲了種種怪異的傳說竟也無人敢於接受於是好好一所精緻華麗的房廊生生空關了起來再加這所屋子巍然矗立於西山路的盡頭附近並無別的房屋佈景既如此荒涼蕭颯無怪乎要演出驚心動魄的慘劇了

慘劇的發生是這樣的據一部分人說在事變發生的數月之前每當傍晚時候有人經過這西山路時都聽得一種軋軋的聲浪隨着晚風隱隱吹入人耳這聲音畧似工廠中的機器聲又像近處天空中有飛機盤旋而過似的距離西山路盡頭約可三四百碼有一條和西山路交岔的道路名喚金城路那邊一帶居民也都聽得這種軋軋的怪聲并說這種怪聲至多每隔三五天必發生一次自傍晚起始越到夜深越是響厲害直要等到天將發亮方始漸漸停止那些居民還說他們不但聽得軋軋的機器聲有時在那夜深人靜的時候不時還聽得近處有種種的歌唱聲音樂聲和人們的喧譁嬉笑聲雖然並作午夜夢回枕上疑神細聽各種聲浪都是清清楚楚的起先大家十分懷疑近處既無工廠又沒有鬧熱的集會場所不知這些聲浪從何而來積漸而久就近的居民忽而衆口一辭都指實這種種的聲浪實是從那一百十四號屋中所發出的這樣一來問題來了衆人未免愈加詫異因爲這所屋子嚴嚴封鎖已有數年之久平時從來不見有人出入況且晚上所聽得的聲音斷非三五箇人所能做或若說這一百十四號的屋子有人潛伏在裏面鄰近的人焉能一無所見若說屋中空空無人那末種種聲浪卻又從何而來這可怪的事件一經播傳誰去便有愛管閑事的義務偵探們乘着天青日白的時候特地跑去窺探窺探的結果只見那座屋子孤零零冷清清



矗立在那里冷靜得好似墳場一樣四望淒涼令人感到不快屋子的四周包着一帶圍牆正中兩扇鐵門籍着挺大的鐵鎖鎖上已生了鐵鏽有人爬上牆外一株大樹俯首向裏面看時卻見介乎圍牆和房屋之中的一片寬闊的草地草地上的野草已長的像小孩那麼高塔沿牆角雖有幾種花木都已枯零憔悴再看這屋子的門和窗塵汚蛛網觸目都是這荒涼的形景斷斷乎不像有人潛藏在那裏面窺探了好半天也絕不見有什麼影響可是等到太陽神一回了公館以後那種不可思議的怪聲浪照舊又繼續而起於是附近一般膽小而又富於迷信性的人們頓時起了恐慌惶惶然互相走告都說不好了那空關的屋子中出了妖怪

以上云云都是那殺人慘劇未經發生以前的傳說大概爲了地點太偏僻的緣故當時社會上知道這些傳說的很少很少各日報上似乎也不會見過詳細的記載直等出了可怕的血案方始有人聯帶說及這些怪異問題

現在再述那件血案的始末據說那夜是箇月黑風高的天氣晚餐以後約在八九點鐘時西山路上軋軋的機器聲照常又發作起來近處的人因爲不時聽慣了的已並不當作一回事可是那夜到了半夜裏天氣陡然起了變化一時風雨交作風伯和雨師互相助着聲勢聲浪恰像山崩海嘯似的金城路上一帶居民有被風雨鬧醒的都聽得猛烈的風雨聲中起了一種慘厲的呼喊好似有人嘶聲喊着救命同時這呼喊聲中另外間雜一種聲音在風雨裏忽高忽低忽遠忽近極像深山中的猛獸怒鳴使人聽着毛髮直豎尤其可怪

△計

三▽



△計

四▽

的○先○前○那○種○軋○軋○的○機○器○聲○也○斷○斷○續○續○和○在○裏○面○並○沒○有○停○止○三○種○聲○音○延○長○至○數○十○分○鐘○之○久○方○始○漸○漸○
靜○寂○那○時○一○則○因○為○時○常○深○夜○再○則○又○是○風○狂○雨○驟○故○而○並○沒○有○人○膽○敢○出○去○探○望○到○了○第○二○天○約○在○早○晨○七○
八○點○鐘○便○聽○說○西○山○路○的○盡○頭○已○出○了○血○案○而○這○血○案○的○發○生○地○恰○恰○又○在○那○所○神○祕○的○空○屋○的○附○近○
那○天○早○上○在○距○離○一○百○十○四○號○空○屋○向○西○五○十○碼○外○一○片○草○地○中○間○赫○然○發○見○了○一○具○刀○傷○致○死○的○屍○體○屍○
身○胸○窩○中○還○深○深○埋○着○一○柄○形○式○奇○異○兩○面○鋒○利○的○匕○首○當○下○有○人○投○報○了○該○管○警○署○又○轉○報○了○地○檢○廳○是○日○
下○午○便○有○檢○察○官○帶○領○檢○驗○吏○司○法○警○士○和○一○箇○巡○官○等○同○到○出○事○地○點○勘○驗○得○死○者○是○箇○中○年○男○子○面○貌○
很○文○秀○兩○目○緊○閉○好○像○睡○熟○似○的○並○無○十○分○痛○惡○可○怕○的○形○狀○死○者○身○上○外○單○極○考○究○的○雨○衣○脚○下○套○着○橡○皮○
套○鞋○光○着○頭○不○戴○帽○子○裏○面○的○衣○服○也○很○華○麗○一○望○而○知○是○箇○上○級○社○會○的○人○物○此○人○左○手○無○名○指○上○還○套○着○
一○枚○鑽○戒○衣○袋○裏○有○一○枚○金○質○時○計○和○些○銀○元○紙○幣○等○共○有○二○三○十○元○此○外○另○有○一○箇○紙○裹○包○着○五○十○張○十○元○
一○張○的○紙○幣○這○些○紙○幣○紙○張○十○分○新○潔○并○且○都○是○聯○號○像○是○方○從○印○刷○機○內○取○出○而○未○經○使○用○過○的○細○細○一○看○
這○一○整○疊○簇○新○的○紙○幣○都○是○偽○造○的○假○貨○於○是○檢○驗○的○一○千○人○都○認○這○事○為○案○中○一○箇○重○要○之○點○和○這○命○案○必○
有○重○大○關○係○當○下○又○驗○明○屍○體○的○傷○痕○統○共○祇○胸○口○一○處○那○柄○奇○形○的○兇○刀○五○寸○長○的○刀○鋒○全○部○都○埋○入○死○者○
心○房○單○留○刀○柄○在○外○至○於○死○者○身○上○的○衣○服○除○了○兩○濱○和○大○片○般○紅○的○血○跡○外○別○無○其○他○毆○關○跡○象○於○此○可○以○
懸○揣○當○時○肇○事○時○的○情○形○那○兇○手○必○然○出○其○不○意○突○向○死○者○猛○刺○以○致○死○者○未○及○抵○抗○即○被○刺○斃○並○可○想○見○兇○
手○用○力○必○然○很○巨○檢○驗○既○畢○那○檢○察○官○便○又○率○同○司○法○警○士○和○那○巡○長○等○查○勘○屍○身○附○近○的○形○跡○其○時○發○見○一○





事。頗。堪。注。意。原。來。隔。夜。半。曾。下。大。雨。那。片。發。見。屍。身。的。曠。地。上。泥。土。十。分。濕。潤。屍。身。附。近。有。一。帶。脚。印。顯。明。可。觀。這。脚。印。既。闊。且。長。上。有。斜。方。格。子。紋。印。和。死。者。脚。下。所。穿。的。橡。皮。雨。鞋。大。小。式。樣。恰。巧。相。合。細。尋。來。蹤。去。跡。這。脚。印。起。自。東。面。一。百。十。四。號。空。屋。的。鐵。門。之。下。向。西。越。過。屍。體。發。見。處。一。直。到。距。離。屍。體。百。餘。碼。外。一。處。荒。墳。邊。上。爲。止。并。且。就。在。那。荒。墳。前。的。亂。草。叢。中。又。找。到。一。箇。鴨。舌。式。的。雨。帽。這。雨。帽。的。質。料。和。死。者。身。上。的。兩。衣。相。同。顯。係。死。者。遺。落。之。物。此。外。復。有。一。長。塊。的。脚。印。卻。打。那。荒。墳。之。前。折。回。屍。身。發。見。處。除。了。這。些。脚。印。再。仔。細。搜。尋。卻。別。無。絲。毫。跡。象。可。得。了。照。這。情。形。看。去。死。者。隔。夜。似。是。會。從。一。百。十。四。號。空。屋。走。出。逕。自。向。西。望。那。曠。野。裏。走。去。會。到。過。那。座。荒。墳。邊。上。其。後。又。從。那。里。轉。身。向。東。向。一。百。十。四。號。空。屋。折。回。半。途。方。被。人。刺。死。可。是。難。題。來。了。看。那。一。百。十。四。號。屋。的。鐵。門。巨。鎖。封。閉。鐵。鑰。斑。駁。斷。斷。不。像。近。時。會。經。有。人。開。闔。何。以。這。鐵。門。之。下。竟。有。死。者。的。脚。印。若。說。死。者。隔。晚。並。非。從。空。屋。中。走。出。而。係。從。西。山。路。的。東。段。來。的。那。末。除。了。鐵。門。下。一。帶。向。西。的。脚。印。何。以。東。段。路。上。反。無。一。絲。跡。象。還。有。不。可。解。的。死。者。身。上。既。穿。戴。着。雨。衣。雨。鞋。雨。帽。顯。見。出。外。時。已。在。下。雨。以。後。死。者。在。這。烈。風。猛。雨。之。夜。獨。自。走。到。那。荒。涼。可。怕。的。曠。野。中。去。則。甚。既。已。去。了。爲。何。到。了。那。座。荒。墳。之。前。半。途。卻。又。轉。身。折。回。并。且。又。爲。了。什。麼。被。人。刺。死。尤。其。可。怪。的。屍。體。附。近。何。以。除。了。死。者。自。身。的。脚。印。以。外。並。不。見。有。兇。手。的。脚。印。肇。事。的。時。候。既。在。雨。內。死。者。留。下。了。脚。印。兇。手。當。然。也。不。能。不。留。脚。印。姑。且。假。定。說。是。死。後。移。屍。到。此。的。那。末。移。屍。的。人。也。不。能。一。些。不。留。跡。象。凡。此。問。題。疑。雲。疊。疊。簡。直。無。從。索。解。當。時。檢。察。官。的。意。見。以。爲。死。者。的。足。印。既。起。自。這。空。屋。的。鐵。門。之。下。可。見。這。命。案。和。這。怪。異。的。空。屋。必。有。關。係。非。

△計

五▽





△計.....六▽

把這空屋的內容檢查一下。不可幸喜門雖關着那帶圍牆卻不甚高。於是命兩箇警士就近借了架竹梯。踰牆而入。看這空屋中究竟有何神祕不一。時那兩箇警士仍從牆上越出。面帶驚慌之色。據他們說。裏面各處門窗盡數下着鎖。鑰無法入內。只能站在屋前。略略觀望。只是一件在那屋前的草地上。也留有橡皮雨鞋的鞋印。似這死者隔夜果然會經過圍牆之內。除此以外。復有一種巨大的足跡。四散在草地上。很為特異。衆人忙問什麼特異的足跡。那兩箇警士滿面帶着惶恐。悄然回答說。像是什麼巨獸所留的爪痕。這話一發。在場的羣衆想起就近居民所說。隔夜風雨中的獸嘯。以及數月以來。時起時止的種種怪聲。都不禁默然駭異。至此這空屋中藏有怪異一說。似已得了實證。而這離奇的命案和這空屋必有關係也。成爲確切無疑的事實了。

以上種種傳說。在一張發行未久的三日刊上。記載得最爲詳細。有篇稿子。標着一箇動人的題目。叫做「空屋怪異錄」。這稿子佔據了全刊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把西山路上數月以來的種種怪聲和風雨中的獸嘯。空屋中的獸跡。以及最近發生命案的經過。從頭至尾。完全收羅在裏面。文筆也很靈活。真是一篇聚精會神的稿件。而這三日刊。竟因之增了不少的銷路。記者上面所述。除了採集街談巷議以外。大半也取材於此。

自這「空屋怪異錄」一文和社會相見以後。一般好事的羣衆。頓把這事當作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更有自命聰敏的人物。鉤心鬪角。設爲種種理想懸揣。這事的究竟各執一辭。互相詰難。



A的推測西山路上的死者必是箇患神經病的人至其致死的原因必係自殺而非謀財或仇殺A所根據的理由以爲死者身上既穿雨衣可見出外時天已下雨尋常神識健全的人在道烈風猛雨的深夜豈肯跑到這種荒涼可怕的地點去於此可以斷定死者必是神經反常的人况且身上既有鑽戒等物謀財一說當然不成問題而屍身附近並無兇手足跡可見仇殺也難成立照此看來其爲自殺已無疑義A所說的粗聽似也有理

但B卻駁詰他說死者既係自殺隔夜風雨中的呼救聲又作何解釋這是金城路上的居民多數聽見的不比一二人的話可以說是造謠或是聽官的幻覺進一步說死者若係自殺也決沒有五寸長的刀鋒全部刺入胸口的可能這是略有普通智識的人們都能知道的經B這樣輕輕一反駁A的理論便全部推翻當時C又推測說這一百十四號的空屋中必然潛藏着匪黨在那里私造鈔票死者必係黨匪之一至此次發生命案或係同類自殘也未可知C的推測是拿近處時常聽得機器聲以及死者身上藏有假幣爲根據所說也有一部分的理由

不料D又駁他說那空屋中既有黨匪潛藏在那里私造鈔票那末他們當然是保守秘密猶恐不及豈肯使種種聲浪走漏出來况且黨匪在他巢穴之前殺死了人那假幣便成爲最重要的證物又豈肯任他留在死者身上給人做破案的線索凡此都是說不通的地方可見這一說也不攻自破

這也不對那也不是於是最後又有好些人推測這件命案也許是伴綁票案因勒贖不遂而撕票的可是

什麼結果來所以這事又成爲疑問中的疑問當時在兩派之外也有一種嚴守中立的人不袒護盧倫也不袒護魯平以爲魯平對於西山路一案無論會否主謀但預料他若一見那篇含有侮辱意味的短文勢必有所表示因此凡關心於西山路案件的人們大家都伸長了頸子盼望從魯平方面或有什麼新鮮消息發生誰知空望了的天魯平方面卻似石沉大海絕無一點影響此事在羣衆眼光中看來真有些違反魯平素日的行爲了於是那般偏向盧倫的人好像打了勝仗似的不禁又紛紛的說魯平必是果真殺了人所以對於盧倫的話已默然承認無話可對否則像魯平那種性情躁急的人見了那篇短文豈肯默爾而息的這樣一說附和盧倫的人漸漸加多起來魯平破戒殺人魯平破戒殺人的聲浪隨時隨地送進羣衆的耳鼓但雖如此而那少數幾箇袒護魯平的卻仍充斥着魯平忠實的義務律師竭力代他辯護說魯平此次絕無反響必定是沒有知道西山路的事或是那知道西山路的事而沒有看見那篇短文二者必居其一否則決不致於任人誣讟不加聲辯這是絕無疑義的

西山路的案件果真是魯平所主謀嗎

這一箇問題在當時真已成爲趣味極濃厚的問題了但若有人提出這問題向記者詰問記者敢用堅決的口吻直截痛快回答不不不魯平決不致於殺人那末魯平對於西山路的怪事件果真還沒有知道嗎記者又敢用堅決的口吻直截痛快回答不不不魯平對於社會上的事情不論鉅細斷斷沒有不知道的

△計

九



就記者所知魯平的黨部組織非常完備其中有一科名為諜報科凡隸屬於諜報科的黨員大都十分靈活機敏此輩平時散佈於上中下各級社會專司探訪的工作一經探得了新奇事項立刻報告於該科主任復由該主任按着事情的大小輕重分別報於首領魯平所以當時社會上會有一口口號叫做「社會有魯平社會無秘密」於此可知魯平對於外界一切原無所不知的

事後據魯平親自告訴人家當西山路事件最初傳出之際那諜報科的黨員早已分頭四出把上面各種傳說一一探訪明白其中有的收集報紙的記載有的探訪街談巷議有的親到出事地點實地查察偵探的手續可說異常周密於此又可見魯平對這一事未嘗不注意在往日魯平對於不論什麼疑難問題只消略用腦力無不迎刃而解但對這一事也覺頭緒紛繁一時不易索解尤其有兩件事情使他十分懷疑第一自西山路事件鬧動社會以後他會遍檢本埠各大日報結果只找到一種極簡略的記載刊於新聞欄末尾的平常地位大致不過說西山路盡頭於某日發見中年男屍一具形似上流人物驗得係刀傷致死查無家屬已發交善堂棺殮云云這種記載和街巷間的傳說與那三日刊上所記竟是天差地遠大不相同第二當他的部下到金城路一帶實地訪問時那邊的居民對於上述各項事件竟是一九答言絕不知道試想上面許多怪異的空氣明明是從那邊播散出來的而一經實地調查結果卻是如此豈不令人驚訝看這情形分明暗中有有人隱為抑制不願使消息走漏出來但既有人暗暗抑制何以先前的傳說又會播散的如是其廣這一層也覺得不可解爲了以上這二種疑點魯平當時不啻也處於五里霧中



正在這時候他的部下忽然又把一張小報匆匆送入黨部這張小報上就記着盧倫那一段談話魯平拿來一讀不禁勃然大怒起初意欲命他的書記立草一篇短稿聲明此事但他繼而一想這種聲辯未免太無意義并且他的情性在一件事情自己沒有充分把握及充分預備以前往往絕對的不願有所舉動為此他又把他一團怒氣暫時捺了下來

以上便是魯平方面絕無動靜的緣故

★ ★ ★ ★ ★

光陰過的真快這一日距離西山路命案發生之日已有七日正值社會上的羣衆高唱魯平殺人之時恰巧魯平分撥黨務已畢略得閒暇一時興起決計先將那件命案的真相澈底查明然後再向盧倫結算細帳他已打算定當活動的第一步便是親自出馬拜訪那所不可思議的魔窟

是夜天色晴明月光皎潔將近十一點鐘時魯平已換好靈便裝束攜帶了最得力的部下柳青二人出了黨部駕着一輛輕快的雙人小跑車一路風馳電掣直向西山路進發車中魯平燃上一支紙烟默然深思只覺那案中的情節隨處都有破綻很是費人思索思想和車輪同時前進車子漸由熱鬧的地段駛入冷僻的境界不一時已駛進西山路的東段前面正是金城路的岔點在那一片水銀似的月光之下四望寂寂簡直找不到半箇人影魯平知道這里離那一百十四號空屋不遠即命柳青停車又命掉轉車身向來的方向停着自己卻在坐墊之下取一箇布袋繫於腰間這布袋裏面藏有各種的應用器物在舊小說上好聽些說

△計..... 一一▽



就賞他一箇「百寶囊」的美名不好聽些老實就是賊袋魯平檢點已畢隨即囑咐柳青道看這光景此時此地決不會再有行人經過但若萬一有人經過爲避免人家疑惑起見可以預先跳下車來假作機器已壞在這里修理魯平囑咐時柳青祇連聲答應並不說什麼因爲他知道首領的情性凡遇艱險的事情總喜單獨出馬不願有人參加的魯平說畢便獨自向西走來走了幾步想起部下的報告知道離此不遠前面有箇警察崗亭在這時候打那警察身前經過也許要引起那警察先生的疑念自己雖然不怕但爲避免麻煩不可不先預防魯平忖度間脚下已走了五六十碼一眼望見前面一座黑色的東西矗立在路隅正是那座木籠似的崗亭魯平一看便打算掩到崗亭背後抄向前面去不使裏面的警察看見想定主見立刻放輕脚步躡足向前剛到了崗亭背後魯平忽然發生一種好玩的心暗想何不看看這位警察先生站在這座小牢獄裏不知正做些什麼其時魯平本是僂僂着身子於是輕輕仰起頭來從那崗亭橫面的瞭望穴裏偷窺進去只見裏面那位警察先生抱着一支鎗正在大打瞌睡小規模的雷聲在靜寂的空氣中格外響的厲害魯平不禁暗暗好笑暗想這位先生在這種怪異重重的地點非但不怕還敢瞌睡膽子倒也不小想時便又打道崗亭背後輕輕掩向前面再走了幾十碼擡頭已見那所問題百出的一百十四號屋黑沉沉的映入於眼簾當此夜深人靜之際淒清的月色照着這龐大的房屋景象倍覺慘淡四下陰森森地彷彿籠罩着一團鬼氣借着月光向西極目望去那一片寂寥的曠野便是發生血案的所在魯平看了一會不禁悄然點頭說呀這裏的景象果然蕭颯極了於是沿着那空屋的圍牆緩步前進隨地留心觀察見月光下突有一種東西引





起魯平的注目這東西在他人也許要忽略過去但在魯平眼內卻從沒有逃得掉的物件原來魯平細察那圍牆上只見有一塊齊人目光的磚頭上面有一隻寸餘長的小鼠這小鼠乃是用銳利的器具鑄刻在磚頭上的結構很爲簡單頗似舊派寫意畫家的作品魯平看時凝想了一下仍舊沿着牆脚挨身前進當下愈加留意僅僅兩三步外又見一塊牆磚上鑄着一箇老虎的頭自此每隔八九塊或一二十塊牆磚必見一隻小鼠或一箇虎頭一共找見了十餘處魯平對付這東西外面並未聽人說起可見官廳中人到此查勘時也未見及但可斷言這些東西決非小孩的玩意其中必有深意大約必是一種暗號這樣看來或者這空屋中果真有人蟄伏也未可知至少也當有人時時出入在這屋內勾當着什麼想間已到了那兩扇巨大的鐵門之下月光裏面巨鎖赫然留心視察這門果然不像有人開闔過的魯平走過了這兩扇鐵門一直走到了圍牆的那一端此時他站定了身子左右一望見無人跡便轉身灣向這空屋側面的圍牆脚下走來這當兒天空恰有一大片浮雲好像順風的帆船似的飛駛而過掩住了月光四下頓覺昏暗異常魯平便在腰間布袋內取出一箇特製的小電炬一路照視一路沿着牆根前進卻見自己脚下乃是一片泥地在他足邊留有許多來去的脚印拿那電炬低頭細照時這脚印頗覺可異每一箇脚印輪廓都是異常清晰而且印得極深來的去的雖有許多但竟沒有一點重複雜沓的跡象再細看時這些來去的脚印長短闊狹也都完全一樣魯平低倒了頭留神照看了一回精神陡覺興奮起來於是一面凝想當時留這脚印的情形一面低着頭跟定這印跡前進又走了二三十步那許多來去的蹤跡前面卻已不見攔頭一看自己卻站在圍牆盡處一扇

△計……





開。此時魯平因急於要探知這屋中的究竟。也不暇細辨地位方向。每遇一室先在外邊靜聽。一回見無動靜。便施展他的絕技。設法撬了進去。不多片刻。卻已遍歷了好幾間空房。這許多空室裏面。都有一股霉腐之氣。直刺鼻官。分明已是久無人到。在先魯平以為這屋子中必有什麼隱秘的所在。有人潛藏在裏面。因此他對地板牆壁壁爐等處。都用十二分的精神留心察視。那知找來找去。卻絕無半點痕跡。最可怪的四下竟像墳場一樣。略無半點人聲。魯平不禁納悶。最後他又設法撬進了一間小屋。這小室裏面堆有許多破舊的器物。魯平進去之後。先在這些雜亂的東西中。細細加以檢查。仍無絲毫破綻。忙亂了半天。不覺有些疲憊。隨在身旁一隻破沙發上坐下來。略為平氣。又取出一支紙烟。默然吸着。剛吸了兩三口。靜寂之中。陡然聽得有一種聲浪。隱約送到耳畔。這聲音來自高處。似是這屋中的樓上所發出的。側耳細聽。竟是幾箇人的笑語之聲。魯平愈加納悶。暗想不多回兒。聽得兩下槍聲。此刻為何又有笑語聲。想時急急熄滅了烟捲。從這小室中挨身走出。暗中摸索了好一回兒。竟然被他找到一座樓梯。魯平不敢舉步就走。每踏一級。卻先俯躬着身子。用手細為探試。見無什麼消息。方始緩緩蛇行而上一時已到梯頂。挺直了軀體。舉眼看時。只見迎面一室。室門微啓。門縫之中。竟有一縷燈光。射出室外。魯平蹙足掩到門前。竭力忍住了呼吸。用耳貼近那門。實是全神竊聽。時以為這間室中。必然有人在。着誰知聽了半天。依然寂靜無聲。於是放大了膽。一寸一寸漸漸推開。這門。慢慢探進半箇頭去。窺見一室之中。電燈雪亮。耀眼生花。裏面陳設着幾種粗劣的椅桌。一箇小小方桌上。面放着碗箸。盤碟和面盆。手巾牙刷等日用品。另外一隻寫字檯上。卻齊齊正正排列着筆墨紙硯等東西。

△計.....一五▽



聽這情景分明有人會在這裡起居飲食此時魯平一則仗着膽大一則仗着腕力三則仗着自己先聲奪人的聲名竟自一挺身走進室去蹣手蹣腳直到那隻寫字檯前一眼瞥見寫字檯的正中放着一張尺餘長的長方白紙條這紙條的上端用墨筆畫有一箇茶盃大的虎頭下端卻有一隻小鼠這兩樣東西和那外面磚上所見的竟是一樣紙條中間卻有銀元大的十幾箇字分作兩行寫着道

哈哈魯平先生久違久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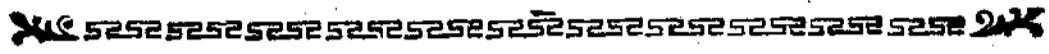
鑽天鼠在此專候

魯平的目光飄到這紙條上時他這一驚真是不小心裏已知不妙同時他的胸際彷彿已鑽入了一箇小小的禰衡大打其鼓正想採用最妥善的三十六著藝地耳邊聽得閉的一聲不用再看已知進來的門已經被人關上在這當兒憑你魯平具有天大的膽力也不免得戰慄當下心裏一急反而觸動腦宮的靈機當他第二次飄眼到紙條上時陡的想起這「鑽天鼠」三不是舊小說七俠五義中的盧方嗎這盧方二字分割爲二不是自己的勁敵「盧」一「方」一坤嗎還有那箇虎頭不是明明表示半箇盧字嗎魯平想着想着腦球以內宛如裝了一百支光的電燈一切都覺雪亮一切都覺恍然大悟什麼空屋中的種種怪聲什麼半夜中的獸嘯什麼空屋中的獸跡什麼古墳前的脚印什麼假紙幣什麼魯平殺人這其間大約除了一件絕平常的殺人案卻是真的此外一切都等於小說作者筆下的無聊產物外界種種傳說之辭必是虛倫故意散佈的空氣故而破綻矛盾隨在而有故而較有價值的報章並無記載至於方才聽得的兩下槍聲其第



一響必是崗亭中的警察所放。那人大約也是一箇機警的人物。他見自己遠遠從汽車走來，卻先假裝不知。只等自己灣到圍牆側面，他便暗暗潛尾，開放一槍，使屋中人可作準備。自己先前暗料那人正在做夢，不知道自己卻在夢中。至於第二槍，卻是屋中所放。遙作答應。盧倫等人敢於開槍，必是摸熟了自己的情性。知道自己性傲膽大，聽了槍聲，非但不致驚走，反會投入羅網。統觀前後的情形，這種詭計，實也平常。之至，值不得讀者一笑。自己竟會鑽入網羅，可見驕者必敗。一語實是至理名言。魯平此時的思想，直像電流般的迅速。明知逃遁二字已是斷斷不可能的事，暗想既已到此一步，不如做得值價一些。想定主見，反而高聲喊道：「朋友們，請出來吧。」

語聲未絕，只見自己方才進來的門，開的一聲，開的筆直，門外站着三人，兩前一後，站在自己眼前。前面的兩人各擎一支手槍，凜凜然含着不可侵犯之色。正是老友盧倫與方坤，後面一人穿着警察制服，面部微露笑意，手內握着雪亮的手鎗，燈光下細看此君，非別正是北區警署的探長楊寶忠。魯平雙手叉定了腰部，看着盧方二人戰戰兢兢，緩步入室，他忽然發出命令聲，吻道：「朋友們，放下你的玩具，一面飄眼到門外，看着楊寶忠手內的手鎗，微笑點頭道：「先生，這是你的禮物嗎？感謝你的厚意。」



紅·嬌·胡· 唱鬼墳秋

卻○相○思○願○黃○葉○蕭○蕭○獨○自○行○	露○濕○寒○翹○聽○五○更○曉○烟○如○霧○起○鷄○聲○而○今○了○	鞋○行○步○澀○西○風○吹○白○草○頭○霜○	悽○然○樓○上○立○昏○黃○羅○袖○低○垂○髻○影○長○冷○透○弓○	心○拜○明○月○蛛○絲○吹○滿○舊○欄○干○	得○羅○衣○冷○獨○自○夜○深○還○上○樓○	荷○葉○菱○花○斷○送○秋○飛○螢○照○水○碧○幽○幽○月○光○逼○	弱○魂○如○霧○不○支○寒○塵○世○還○從○夢○裏○看○走○上○樓○
------------------------	------------------------------------	------------------------	------------------------------------	------------------------	------------------------	------------------------------------	------------------------------------





梁 谿 鴻 雪

△梁谿鴻雪

鄭 逸 梅

梁谿距吳祇百里而近而不慧奔走衣食未嘗小駐閒踪一探勝蹟湖山有靈必嗟爲俗物謂徒知奔走塵市間不解山林清趣也吾師胡石予先生日前同游靈巖後又訂約作梁谿之行孟冬之二十日予由卑車返里晤石予師及眠雲孔章於漱芳居飯後石予師在晉思堂畫梅貽友或墨或赭無不清妍欲活赭梅上撰有題句云「曾訪孤山處士家東風微冷醉流霞藤脂買得須珍重不畫唐人富貴花」尤輕逸得體蓋師有畫梅百絕名重藝林此乃百絕之一也維時天已暝黑輟筆傾醇醪陶然一醉未幾卽由精丘而入睡鄉

二十一日起身較早與石予師眠雲略進茗點卽雇街車抵車站輪動風飄瞬息已達嚴思庵李樹屏二子候於站左卽同往無錫飯店少息店與新世界望衡對字新世界之游戲場因被警局取締茲已停止管絃娛樂大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概聞附近曲院亦一律禁閉鶯燕紛飛香巢付諸鐵將軍管領維持風化詢有司之善政也時已及午思庵邀赴某館小酌酒香飯輒俱各醉飽開窗一望烟突林立烟氛濃黑不啻入雲之龍於此可見其地工廠之多矣眠雲年來頗喜鑒藏書畫慕吳觀岱老人之高逸深願一識其

▽



張○丹○斧○之○推○重○秋○蟲○有○如○此○者○時
已○不○早○遂○與○諸○子○告○辭○歸○寓○石○子
師○於○燈○下○成○詩○二○首○贈○吳○觀○岱○云
一○九○龍○靈○氣○入○君○袖○化○作○一○枝○筆
蒼○秀○山○水○人○物○日○出○奇○大○江○南○北
推○蒼○舊○入○門○喜○得○見○山○人○長○髯○白
雪○瘦○有○神○論○畫○不○作○附○和○語○中○天
月○朗○開○層○雲○聞○君○老○病○纏○綿○苦○今
日○快○談○與○健○舉○出○示○近○作○精○氣○凝
我○敢○許○君○大○壽○徵○夜○宴○云○地
主○多○於○客○開○筵○絡○上○樓○酒○星○喜○萍
聚○燈○夜○訂○山○遊○湖○海○思○佳○士○丹○青
灑○雉○流○巨○區○隱○萬○頃○明○日○下○扁○舟

雨○止○降○雪○六○出○飛○花○氣○候○為○之○驟
冷○思○庵○樹○屏○伯○亮○來○且○挾○駝○絨○帽
續○諸○衣○以○免○子○儕○作○客○受○寒○范○叔
錦○袍○為○之○深○感○嚮○導○既○來○遊○興○復
勃○然○而○動○遂○雇○大○摩○托○卡○一○於○橋
畔○上○車○循○通○惠○路○衝○雪○疾○馳○伯○亮
指○示○黃○婆○墩○一○瞥○而○過○未○及○領○略
經○一○市○集○路○徑○漸○狹○蓋○已○抵○惠○山
之○麓○矣○途○中○霏○濕○即○市○草○躡○為○臨
時○套○鞋○登○漪○瀾○堂○堂○對○一○方○池○池
畔○一○石○矗○立○厥○狀○有○如○白○衣○觀○音
右○石○較○小○形○肖○善○才○觀○音○居○南○海
池○即○為○南○海○雛○形○中○蓄○紅○鱗○絕○夥
有○長○尺○者○潛○泳○可○數○據○云○曩○年○齊
撫○萬○駐○軍○於○此○紅○鱗○悉○充○八○太○爺

口○腹○茲○已○重○行○購○蓄○矣○堂○有○李○合
肥○聯○云○一○奇○蹟○比○中○冷○回○思○萬○馬
浮○江○洗○甲○銀○河○猶○昨○日○嘉○名○分○上
苑○會○見○六○龍○駐○輦○題○詩○瓊○島○憶○春
陰○頗壯闊得體壁上嵌有天下
第○二○泉○五○字○之○石○碑○為○趙○孟○頌○書
極○飛○舞○之○妙○第○二○泉○在○堂○後○乃○唐
陸○羽○所○品○定○水○質○經○厚○投○以○錢○幣
往○往○盤○旋○而○下○側○窺○竹○爐○山○房○數
椽○小○築○極○饒○雅○致○壁○間○碑○記○美○不
勝○收○中○為○王○孟○端○畫○竹○錢○梅○溪○勒
石○有○拓○印○成○幅○者○思○庵○購○以○分○贈
俾○留○紀○念○予○儕○猶○存○泉○石○間○雪○已
滿○著○襟○袂○回○至○漪○瀾○堂○振○刷○雪○花
細○品○第○二○泉○半○甌○泛○綠○疏○淪○心○源

△梁谿鴻雪

二十○二○日○天○忽○陰○霾○而○雨○未○幾

撫○萬○駐○軍○於○此○紅○鱗○悉○充○八○太○爺

細○品○第○二○泉○半○甌○泛○綠○疏○淪○心○源



映○美○朵○頤○之○快○不○可○言○喻○飯○後○景
 賢○克○俊○來○剪○燭○高○談○多○錫○地○掌○故
 及○時○彥○軼○事○而○吳○觀○岱○老○人○贈○金
 一○節○尤○足○風○世○觀○岱○老○人○初○無○藉
 藉○名○然○為○廉○南○湖○所○稱○賞○為○之○遊
 揚○公○卿○士○大○夫○間○畫○名○頓○噪○尺○幅
 寸○縑○得○者○珍○如○拱○璧○觀○岱○深○感○南
 湖○之○惠○苦○無○以○報○某○年○南○湖○懽○悴
 江○頭○無○以○卒○歲○觀○岱○聞○之○力○為○籌
 三○千○金○以○贈○高○誼○如○此○真○不○愧○為
 今○之○古○人○臨○睡○石○子○師○又○賦○詩○一
 首○以○紀○遊○蹤○詩○云○一○天○飛○雪○亭
 午○止○一○葉○扁○舟○衝○寒○駛○野○航○向○受
 人○兩○三○今○日○萍○蹤○聚○七○子○山○風○吹
 過○鎮○山○橋○荻○葦○蕭○蕭○柔○櫓○搖○是○處

小○流○類○溪○瀾○須○臾○出○口○掀○波○濤○指
 點○湖○山○說○名○蹟○會○遊○客○詔○初○遊○客
 虞○姬○峽○覆○車○蓋○松○多○在○項○王○古○廟
 側○不○畏○三○山○風○力○猛○恰○喜○五○湖○水
 波○碧○誰○道○移○舟○近○獨○山○巨○浪○橫○擊
 兀○不○安○嚴○光○慣○垂○灘○上○釣○顛○簸○漁
 艇○心○神○寒○（嚴○思○庵○微○露○絳○擘○擘○狀
 所○履○漁○舟○甚○小○也○）攝○衣○爭○走○鼉
 頭○上○盪○胸○滌○襟○快○一○望○如○此○湖○光
 如○此○山○不○獨○優○美○亦○堪○壯○七○十○二
 峯○沈○浸○奇○當○年○一○舸○下○鷓○夷○去○國
 深○心○甘○白○晦○春○風○越○豔○懷○西○施○陶
 朱○一○閣○俯○湖○水○助○人○流○連○良○有○以
 積○財○已○難○散○更○難○後○來○達○人○會○見
 幾○入○寺○音○傳○梵○貝○清○不○聞○門○外○洪

濤○聲○此○心○易○隨○境○變○遷○意○云○面○壁
 佛○可○成○有○約○去○飲○山○泉○酒○還○愁○薄
 暮○出○門○走○再○犯○風○波○不○動○心○為○貪
 杯○杓○將○到○口○回○舟○一○登○萬○頃○堂○又
 飛○雪○點○風○浪○浪○鐵○頭○一○老○獨○露○頂
 不○是○蘇○州○笑○是○杭○（諺○云○杭○鐵○頭
 蘇○空○頭○余○獨○不○冠○故○戲○及○之○兼○調
 眠○雲○逸○梅○）
 二十三日予編於公司編劇畢
 即乘早車先行車中晤梨花里蔡
 觀離絮絮談別後情事足解寂寞
 既抵滬窮一日夜之力成此記賬
 式之小文名之曰梁谿鴻雪



△梁谿鴻雪.....七▽

動物之天氣豫報

涯

夏時天氣變化靡常。忽而雷電交加。忽而雲開日朗。此種自然界現象。非研究天文有素者。幾莫測其端倪。不知者彼動物亦具靈機。而於氣候之急變。頗有預知之明者。茲摘錄二三例。以供生物學家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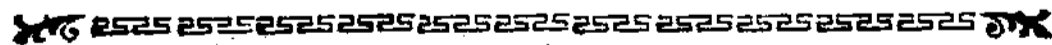
蛙——每值氣候苦悶。陰雲蔽天之際。彼若預知將雨。鳴聲軋軋。歡迎以待。其知覺之靈敏。誠不可思議。

羊——牧羊於野。如有狂風驟至。則羣羊咸趨於樹蔭之下。未敢或離。

牛馬——牛知天氣之不佳。乃呈苦悶之象。馬逢颯風。而與奮蹄奔逸。即可知暴雨之將至。

獅虎——此等動物。雖生活於熱帶之中。而甚畏暑熱。深匿森林。以資休息。如遇暴雨將至。必張牙舞爪。作備戰狀。

鳥類——千鳥鳴於海濱。而知潮之遠近。鷗翔近陸。而有暴風雨。鷗逢朝而報曉。鳥哀鳴而不祥。事實鑿鑿。尤不爽毫釐也。





雪夜

胡天農



「真討厭。C又喝醉酒了。我們快假睡一下吧。不然他又要來鬧得像麻雀一般呢。」

H望着我，一邊做手勢的向我說：

「是啊。你們不必當他癡狂一般看待他。心中委實可憐呢。唉。人一失了戀，像他如此快樂的，我只看見他一箇人。第二箇也沒看見過。我想他表面上快樂欣喜而中心未必一致吧。」

我回答了H，用着半信半不信的眼光向門上注視了一下。

果然來了。並沒有喝醉酒。聽他說是剛從跳舞場來的。

我很希奇了。一陣近月來的O和H同我總是時常遇見。一箇禮拜當中至少也是三四次。並且只要一見了面，大家便提議玩耍到影戲院跳舞場。或在寓所清談，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很年紀青的。每一提議大家也附和成功。譬如那天在H家裏一樣。大家提議又麻雀。O獨不讚同。他反提議看影戲去。而附和的人太少。到後來仍舊只得又麻雀。

△雪夜

▽

△雪夜……

★ ★ ★ ★

L同D也來了S和H也來了C和我同K自然很早的就到了等他們大家在包廂裏坐下一共七人坐着倒也不寂寞那時臺上的四郎探母已演了一半我們剛看到六郎升帳時S忽然問我

「W你不是演六郎演得最好的嗎」

「演有什麼演不來不過做工差一點而已」我向S說

向S說

「你聽他那『將身且把寶帳進』的『進』字是何等的壞啊你真不愧為名票了」S桃紅色的臉上暈着笑又向我說了這麼一句

「不敢當名票輪不着我海上那麼多名票我算甚麼」我很鄭重的答S

「哈哈……哈哈……哈哈」C在隔座大笑了幾聲弄得滿戲園的人都向我們包廂裏張望恰

在此時L把眼睛向我一瞟我知道他有話說便把頭送過去只聽得L說

「東面角裏包廂中就是D的……奇怪伊竟同一箇男子坐在一塊兒被D看見了哼醋海波瀾是一定免不掉的」

我疾忙遮着他的口深恐D聽見似的問答L道

「恐怕是叔叔姪男等呢你又怎麼知道錯怪了伊被D曉得了你真危險咧」

伊被D曉得了你真危險咧

「你看……你看伊們已經看見D了你瞧伊們既然是叔叔姪男等為甚麼立起來要走呀」L很快的向我說又用手微微的點着東面

伊同那位男子真的走了我不禁為C痛哭L又向我說

「你坐過來叫他們坐一箇過去」

「K你坐我這座位我要同L商量一點緊要的



事。我誠懇的向K說。

K也坐過來了我也同L坐在一堆了L向我說

「話很長這裏只可講一點 Lull-lullies 給你聽

L說。

「在一箇冬夜的晚上D同伊——I姑娘——

就認識了那夜外面的風又大雨又狂還夾着許多

雪片子伊不能回去D把身上的大衣脫了下來圍

着了伊送伊回去而D卻回到家來竟大病一場幾

乎命也送去可是今夜外面還同去年一樣狂風淫

雨雪片子下箇不了但今夜的脫大衣而獻殷勤者

又另是一人D大約落伍了可憐……青年們真可

憐」

L大約也是受過了這種酸味的所以他講起來

在言語之間還帶着幾分沉吟我便問他

「你知道他們的交情麼深呢淺呀」

L又說

「他們的舉動很神秘所以你們都不知道只有

我這羅爾摩斯去當心他們在兩情纏綿而深密時

曾在D旅……房……我也是親眼看見的其實

男女情愛最多接吻表示何必要去……青年人立

志是不穩的」

「當真的不騙我那我們非痛責D一番不可」

「不要罵他他以為你要剪他的邊呢」L又問

答我說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我吟着這兩句同時D

斜過頭來笑道

「你這兩句要換一換咧」

「怎麼換」我問D

「落花無意流水有情咧」D很得意的說

「聽戲呢還是清談清談便請另尋佳座」K帶

△雪夜……三△



△ 雪 夜 …………… 四 ▽

滑稽口吻的向我和D說

「你錯了古人只有「食不語寢不言」而從未說過看劇也不語不言」我也帶點冷笑的聲音回答K。

「大家不許再講再講便罰他今夜吃晚餐請客」

C同H同聲的說

很奇怪我們幾箇人真的都不敢再響一聲了

* * * * *

禮拜三的午後C同D兩人來我寓所L同K同H都沒有來我問D

「你的未來夫人可否介紹我們一下不」

「可以可以」D很爽快的笑着說

「那麼今天打電話去接伊來我們大家認識一下將來在馬路上遇着便好招呼了」我唧唧噥噥

一箇人說C不過立在一旁笑了

「快去打罷」我又催他快點

「在什麼地方」D問

「樓梯口畔」我說

D走了進去轉了箇彎便到了樓梯口他取下聽筒聲音很宏亮的說

「西一〇〇三 WEST, 1003」

等了一分鐘模樣D問

「你們是「公館麼」

「是」

「三小姐在家不」

「在家」

「叫伊聽電話」

「伊已睡熟了」

「昨天夜裏什麼時候回來的」

「三點三刻近四點鐘了」

我立在D旁邊看見D把眉毛一皺心頭宛如受了苦一般的又聽D問

「伊什麼時候起來」

「夜裏七點多鐘」

O又苦笑對我道「哎喲七點多鐘正好我們一同看影戲去」便又向電筒裏說道

「好你叫三小姐八點鐘到W.W路來你說有簡姓D的等伊叫伊一定來」D放下了電話一聲不響的坐在沙發上打盹我笑道

「你也莫睡覺啊」

「噢我忙碌終日難道睡覺都沒有功夫嗎」D實在心中痛苦極了因而才說出這句話來

到了黃昏約莫六點鐘樣子D一定要走我一定不許他走外面又是風又是雪又冷又濕D又沒穿雨衣身上不過穿了一件很美麗的鵝深黃色大衣

是去年在認識I姑娘時縫的今年還沒變顏色呢大衣上還插着一朵深紅的玫瑰我們最易認明是他八點鐘時C提議出發其實也可以出發了N.S路W.W路到B.L路的F戲院很遠呢D說等一等伊伊一定會來的C也耐性兒等下去

「八點三刻了呢伊還不來」C又說

「婦女之言只可擇其可聽者而聽之其不可聽者應立棄之」

D睨了一眼C你當心說話我向C說

「你聽伊來了C你聽足音罷」D說

「恐怕不是伊罷足音似乎很複雜呢」O說了雙手又做着手勢的一笑

果然不是I姑娘是L.K.H三人來了他們很慌

忙的对我們說T舞臺的包廂已定好七箇座位叫我和C和D都去我又把等D君愛人的一番話說

給他們聽他們都向D笑了K還說了一句

「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們一共有六箇人等I姑娘到了九點半鐘C

已是不耐煩的向D說

「請君再打一次可乎」

我們大家都笑了結果D又去打了一次又說I

未曾起身D又分付起身時叫伊到T舞臺來於是

我們六人出發了叫了兩部雲飛汽車直向T舞臺

駛來上了樓梯又巧遇見了SS同另一箇朋友也

剛進去我們大家一共八人便坐在一堆D是背着

東南角的我同CL是正中坐定他們其餘都依次

而坐S卻同他朋友坐在我們後面

「L又唱起四郎來了你聽」C向我說

「四郎恰合身分L本來很像他的身世他的遺

遇都差不多與四郎大同小異呢」我這樣回答他

「你呢是六郎吧」C又問我

「不是真六郎是冒牌六郎我的際遇也並不像

六郎那次在CE校的排采我唱過一次六郎」我

回答得很快S在後面也笑了

舞臺上唱着汾河灣剛聽得「聽一言來嚇掉魂

一的當兒L向東南角上一張望低聲向我說

「不得了你剛剛在你家不是向我說I姑娘在

睡覺麼你現在看還高坐在包廂中呢」

我斜了眼看一看心中宛如石沉大海這石頭也

宛如是D沉淪下去而落伍了我也低聲的問L

「哦曉得了我們先……是打定主意去看影戲的

打電話去時恐怕伊確在睡鄉但伊家聽電話的告

訴伊說我們等伊看影戲伊卻不來空害我們等了

一場伊現在同那天一箇男子竟來看大戲以爲遇

不着的我來叫D打箇招呼吧」





部○汽○車○跟○在○後○面○在○D○的○手○中○仿○佛○拿○了○一○枝○捲○烟○
 在○吸○着○呢○

△雪 夜.....
 入▽



木
 子





王明彥 樂吾廬隨筆

樂吾廬隨筆

諺有滿床兒女不如半床夫之說余謂婦人一夫而已其數甯容含混
 今不曰一箇而曰半床鄙俚可笑偶檢通典北齊賦民之法以一夫一妻
 為一床輸一床租調未娶妻者輸半床租調則夫為半床之說亦竟有本
 沈君果卿為余言其祖母原不識字年將垂老一夕熟寢夢中似有人
 授之及醒取書閱之皆如宿受無勿通曉其音義者證以劉賈父文學為
 有宋一代聞人晚年竟不識字以彼例此則沈君之說亦自可信我輩笨
 伯世間書籍汗牛充棟即一事不為專意讀書窮畢生之力亦不能盡其
 十一况又格於形勢牽於人事有所不能耶安得此異人於夢中授之
 東省初開各縣往往行數十里無人烟而道旁多土封高約二尺餘累
 累如殤塚綿延不絕余嘗疑四周既無居民而何殤子之多如此後乃知
 其為蟻封也詩稱鶴鳴于垤垤即蟻封會疑蟻小蟲耳即負土成封要亦
 不過如盤蓋大鶴又何以能鳴於其上及見此而始信古人之不我欺又
 少時讀過秦論稱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為不過形容其出身之貧窶未
 必遂有以甕作牖者及至東省荒僻小村居民往往擇破甕上半截完好
 者以甕口斜砌牆外人居室內可以外視而風雨不易入此即所謂甕牖

一▽



也○又○余○在○泰○來○見○蒙○古○人○有○巢○居○者○往○時○書○籍○所○載○上○古○風○俗○於○東○三省○每○於○意○外○得○之○豈○特○禮○失○而○求○諸○野○哉

如此○可○回○上○房○稍○休○遂○退○堂○聞○者○莫○不○葫○蘆○明○日○遣○御○者○去○亦○未○懲○罰○也

有○女○子○擊○雨○蓋○來○授○公○雖○布○衣○荆○釵○而○楚○楚○動○人○自○承○為○園○丁○女○公○大○感○遂○與○私○女○乘○隙○竊○公○玉○佩○一○事○啓○公○曰○賤○妾○已○為○公○所○污○至○死○廢○他○將○焉○償○之○公○愕○然○女○復○曰○公○如○必○不○能○為○妾○地○則○都○御○史○近○在○咫尺○此○佩○可○為○證○也○公○知○被○欺○許○以○萬○金○事○始○得○寢○或○曰○園○丁○本○無○女○以○諗○知○公○性○情○故○飾○平○康○中○人○以○誘○之○也

吉林○五○常○應○同○知○某○有○愛○妾○豔○麗○明○慧○寵○之○專○房○一○夕○與○御○者○倍○通○邏○騎○四○出○翌○日○竟○於○隣○境○蹤○跡○得○之○仍○使○御○者○載○歸○使○者○入○報○某○方○盛○氣○以○侍○命○將○妾○與○御○者○押○待○實○所○候○訊○其○幕○友○某○諫○之○曰○是○公○家○醜○何○事○張○揚○不○聽○遲○之○又○久○乃○高○坐○堂○上○五○木○俱○列○如○訊○劇○寇○堂○下○吏○胥○屏○息○無○聲○既○提○妾○與○御○者○至○某○注○視○其○妾○久○之○忽○曰○爾○能○知○過○必○改○否○妾○曰○諾○某○沈○思○良○久○曰

張○文○襄○公○數○歷○中○外○任○督○撫○垂○三○十○年○所○至○提○倡○經○史○實○學○士○林○翕○然○稱○之○惟○性○好○漁○色○行○多○不○檢○亦○為○時○論○所○不○滿○總○督○兩○湖○時○有○士○人○致○書○於○公○曰○近○撰○公○軼○事○都○為○一○卷○將○以○付○梓○請○先○以○副○本○呈○教○明○日○當○晉○謁○崇○階○云○云○公○傳○命○關○人○明○日○如○有○士○子○來○立○報○毋○阻○及○期○士○人○來○謁○公○與○談○甚○歡○贈○以○膏○火○三○千○金○並○購○其○正○本○焉○公○之○晚○年○入○為○軍○機○一○日○在○私○邸○獨○步○園○中○忽○大○雨○傾○盆○倉○猝○避○入○亭○榭

左○傳○原○註○風○放○也○馬○牛○牡○牡○相○誘○也○言○兩○地○遠○隔○不○能○相○誘○也○此○解

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故○世○人○以○事○之○不○相○涉○者○謂○風○馬○牛○不○相○及○考○左○傳○原○註○風○放○也○馬○牛○牡○牡○相○誘○也○言○兩○地○遠○隔○不○能○相○誘○也○此○解

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故○世○人○以○事○之○不○相○涉○者○謂○風○馬○牛○不○相○及○考○左○傳○原○註○風○放○也○馬○牛○牡○牡○相○誘○也○言○兩○地○遠○隔○不○能○相○誘○也○此○解

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故○世○人○以○事○之○不○相○涉○者○謂○風○馬○牛○不○相○及○考○左○傳○原○註○風○放○也○馬○牛○牡○牡○相○誘○也○言○兩○地○遠○隔○不○能○相○誘○也○此○解



性○情○各○別○刮○大○風○時○牛○是○頂○風○逃
 何○以○便○知○是○偷○復○據○供○稱○牛○與○馬
 牛○馬○何○以○須○一○東○一○西○馬○向○西○行
 說○是○楊○老○疙○疸○院○內○就○沒○有○了○所○以
 至○楊○老○疙○疸○院○內○就○沒○有○了○所○以
 子○出○外○尋○找○見○馬○脚○印○步○步○往○西
 回○查○點○少○黃○驢○馬○一○匹○民○復○與○長
 兩○方○找○尋○牛○馬○後○來○牛○馬○均○已○趕
 刮○大○風○民○令○長○次○二○子○分○赴○東○西
 馬○牛○各○一○羣○下○午○三○點○鐘○時○候○忽
 馬○者○訊○供○民○家○是○日○在○草○甸○子○牧
 日○有○民○人○趙○才○訴○隣○屯○人○楊○姓○盜
 蒙○難○處○居○民○十○九○以○蓄○牧○為○業○一
 地○原○屬○蒙○古○後○設○治○旋○改○為○縣○漢
 塞○強○附○會○殊○不○可○通○余○在○秦○來○其

馬○是○順○風○逃○是○日○刮○大○西○風○他○馬
 都○向○東○走○惟○那○匹○黃○驢○馬○頂○着○風
 向○西○跑○不○是○人○牽○着○何○以○如○此○走
 又○恰○巧○脚○印○到○楊○老○疙○疸○院○內○就
 沒○有○了○故○斷○定○是○他○偷○的○其○後○余
 以○牛○馬○遇○風○則○背○道○而○行○之○說○訊
 之○士○人○其○說○皆○同○然○則○風○馬○牛○不
 相○及○乃○謂○遇○風○則○馬○與○牛○背○道○而
 行○不○相○及○也○春○秋○時○猶○未○脫○蓄○牧
 時○代○當○時○或○有○此○成○語○此○可○為○風
 馬○牛○不○相○及○之○新○解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本
 末○書○百○忍○字○以○進○後○世○傳○為○美○談
 余○在○阿○城○勸○學○所○總○董○魏○君○竹○村
 為○余○言○自○其○九○世○祖○兄○弟○二○人○由

山○東○原○籍○遷○居○來○阿○分○河○東○河○西
 兩○股○迄○今○未○嘗○異○居○子○姓○繁○衍○伯
 叔○兄○弟○不○能○相○識○河○西○一○股○人○口
 四○百○餘○河○東○一○股○人○口○六○百○餘○每
 餐○司○炊○者○擊○榜○則○各○房○攜○榼○挈○器
 魚○貫○而○入○以○資○分○給○焉○此○與○蘇○聯
 未○行○新○經○濟○政○策○時○莫○斯○科○人○民
 之○公○食○相○同○惟○蘇○俄○人○口○衆○多○又
 屬○初○創○故○難○持○久○也○余○嘗○戲○謂○魏
 君○曰○惜○乎○子○不○遇○時○若○在○唐○高○宗
 之○世○百○匹○驢○豈○足○多○哉
 某○制○軍○少○時○與○其○同○學○某○均○有
 斷○袖○癖○時○同○臥○起○形○影○不○離○夫○婦
 不○啻○也○及○制○軍○貴○為○某○省○藩○司○某
 亦○以○知○縣○分○發○到○省○自○謂○與○藩○司



△樂吾隨筆

三

△樂吾廬隨筆

交密一握。銅符易如拾芥。乃聽鼓

年餘。制軍漠然視之。并差委不

某大失望。一日請謁。謂制軍曰。某

自謂與公故人。幸隸。今到省

經年。無所事事。是公置身青雲而

我獨遭白眼。今日寧為玉碎。不惜

一官。少時前跡。當與公同赴督署

請帥。座驗之。制軍大窘。慰之再三

明日。竟以最優。缺酬之。其後制軍

貴為總督。而某亦擢至藩司。民國

肇造。制軍乃老。此事張君務洪為

余言之。務洪久在京師。館於前大

學士戴鴻慈家。後又歷充督撫。記

室亦篤行君子也。其所言當不妄

惟制軍姓名。則以座中恐不無關

係者。未肯言也。

阿城。鄔姓。皆金始祖。完顏阿骨

打之子。姓也。元之滅金。在大除夕

搜白雀。數千頭。於翼下。置火種。放

入城中。白雀性好棲人家屋簷下

頓時火起。比屋皆然。元兵乘隙攻

入金社。遂屋故至今。阿城鄔姓。於

大除夕。閉戶息火。闔家舉哀。蓋猶

有麥秀黍油之感焉。

黑督吳俊陞。起家行伍。勇敢善

戰。以勦匪著名。口吃。東省人均稱

為吳大舌頭。錫良為東三省總督

時。吳為統領。錫素耳。吳大舌頭名

值民間。有以統領吳俊陞。縱兵擾

害民。不聊生。控於總督府者。時吳

與各路統領。咸集督署。錫遂舉以

誥。誠諸將弁曰。帶兵官。以能嚴明

約束。所至無擾者。為稱職。若以衛

民之人。而有害民之事。則惟有登

諸白簡。今舉兩人。以為勸懲。統領

吳大舌頭。屢擒劇寇。所至有聲。諸

君宜以為法。統領吳俊陞。縱容兵

丁。擾害閭里。現正飭查。似此有玷

官箴。當與諸君共棄之。衆咸忍俊

不禁。吳前跪啓曰。稟欽帥。俊陞標

下之名。大舌頭。標下之綽號也。錫

頷之而已。

吉黑兩省。民間婚嫁。視同交易。

女子。字人。向男家。索聘禮。猪幾頭。

米幾石。酒數百斤。布若干。疋綢衣





若○千○件○銀○若○千○斤○依○時○價○核○官○帖
 若○千○萬○吊○或○通○用○大○洋○數○百○元○巨
 者○或○至○千○金○男○家○允○諾○則○由○夫○之
 尊○長○借○媒○灼○同○赴○女○家○女○之○尊○長
 嚴○飾○女○出○為○來○賓○裝○煙○訖○避○入○房
 中○如○男○家○無○聯○姻○之○意○立○約○媒○灼
 辭○出○女○家○亦○不○復○留○婚○姻○談○判○從
 此○而○止○否○則○復○令○女○出○再○為○來○賓
 裝○烟○訖○夫○家○尊○出○錢○若○千○元○名

日○裝○烟○錢○女○家○酌○餐○此○時○婚○姻○已
 告○成○功○夫○家○將○折○核○之○錢○與○女○家
 尊○長○與○辭○而○出○名○曰○相○親○女○家○復
 分○作○數○股○曰○老○櫃○錢○當○家○人○入○公
 帳○者○也○曰○大○櫃○錢○女○之○父○母○所○得
 者○也○曰○小○櫃○錢○女○自○得○者○也○相○親
 時○之○裝○烟○錢○亦○併○入○小○櫃○如○女○家
 除○父○母○外○別○無○尊○長○大○家○則○老○櫃
 亦○併○入○大○櫃○不○以○與○女○也○大○約○女

所○自○得○不○過○十○分○之○一○二○而○已○于
 歸○時○即○以○小○櫃○本○利○為○妝○奩○費○女
 之○父○母○略○有○衣○飾○點○綴○無○賭○嫁○之
 說○也○聘○禮○之○多○寡○視○女○子○之○年○齡
 為○斷○故○家○累○重○者○但○冀○女○之○早○日
 長○成○亦○貧○可○變○小○康○一○家○有○數○女
 鄉○里○咸○羨○之○向○人○借○貸○亦○無○不○應
 者○以○無○倒○欠○之○虞○故○也

★
★
★
★



△樂吾廬隨筆

五▽



詩 媒

徐·柳·菴

予友刻銘徐子哲身。別署養花軒主。即現為海報編撰香
 國春秋者也。詩學漁洋。嘗因其姬人顧影憐與天廬我生之
 意中人同名。二人在自由談大開筆戰。幾成不世之仇。嗣經
 鈍根出作魯仲連。方欣然言歸於好。爾來仍從事筆墨。處境
 亦艱。去歲遊雲間。於客中遇一故友。一夕即別。會咏五律一
 首。詩云：好友難為別，衝寒百里征。昨宵才聚首，今日便登程。
 繾綣二人淚，相思三泖城。憐君雙鬢白，辛苦為功名。大為女
 詩人。平亞英女士所欽佩。初未有他意也。次日徐遊東園。見
 壁上題有一詩云：高檻晴薰碧水流，小桃花發薄烟收。猶憐
 金縷垂楊岸，晚晚紅襟燕子樓。枕上一枝柔客夢，風前滿樹
 亂鄉愁。離魂飄忽不知處，那更黃鸝叫未休。署名亞英。墨瀟
 未乾。宛然一女子手筆。竟涉遐想。癡立不去。專為園主人知
 即代執柯。成爲伉儷。現二人賃屋瀟濱。日事唱和。有時偕赴
 冠雲詩社消遣。識者皆譽爲神仙眷屬云。





自殺的動機

徐實君

志元是開小雜貨店劉老四的獨生子，劉老四雖然只開一月進款微薄的小雜貨店，但是對於他兒子的教育，很是努力的籌備經營，惟恐耽擱了志元的光陰，這樣年復一年的，志元已在中學畢了業，只是這A鄉無發展的可能；家裏又無使他繼續求學的能力；又不能在家裏吃閒飯；況且爲着店裏資本欠缺的緣故，營業不免發生很大的影響，家中的生活越發困難，垂老的母親已不能再做別的生活補救；將要成年的妹妹和自己，還要籌一筆嫁娶的費用，他只好飄泊到外面謀衣食去。

志元睜別了故鄉，將近三年了，日夜鄉思縈繫着，恨不得插翅飛到家裏；但是自己回頭一想，這三年在外面飄泊的成績在那裏，不過豐滿的面龐憔悴了，熱烈的志氣頹喪而消沉了，所學的學業荒蕪了，這樣的不長進，有什麼面目去見白髮星星的父親母親，和可愛的妹妹呢？「不回去罷！不回去罷！」這樣堅持着，這樣忍捺着，但是汹涌的故鄉思潮，仍舊推翻了成見，絕不躊躇的毅然歸去。

△自殺的動機



△自殺的動機……二▽

歸去歸去！已經歸到童年的故鄉了；一切依然，一切都無恙，只是父親母親打了褶紋的頭上多添了些白髮，活潑潑的妹妹已經變成沉靜幽默的少女，小小的房屋和踏舊的牆壁，更顯得灰黃，前面小雜貨店，還是老父努力的維持着；三年來的變遷，不過如此。

在家裏的趣味是說不出的甜蜜；不過覺得家鄉的一切事物，還是和前三年一般的陳腐腐敗，一切都有亟亟的改革建設的必要，懷着滿腔空虛的思慮，很悵悵的睡下。

醒來，揭開半舊的帳子，對着已照上太陽的窗子，寂寞的望着，無聊，無聊，一切都無聊，在牀上翻來覆去的轉側着。

「乒乒乓乓」的外面一陣亂響，「什麼！」忠元驚着坐了起來，再一聽正是父親低聲下氣的說：

「……實在是血本攸關，假如是有意不賒給你老，聽憑你老怎樣擺佈，你老就是再摔壞些東西，我也無法要你老賠償，請你老發發慈悲罷！」

「什麼還不賒！」接着又是「花啦啦」的響了一陣。

志元曉得又是什麼人在欺侮他忠厚的老父了，即忙披上衣，着上鞋，小妹妹驚慌慌的跑了進來說：

「不好了！店裏的東西，全給趙大人家的當差的搗毀乾淨了，並且還要打爹哩，你還不快快出去！」

「到底爲什麼事？」

「就因爲爹不肯賒洋肥皂給他，你還不快去！」

志元即忙跑到前面店裏，只見一箇大大的漢子，一臉橫肉，圓睜睜的兩箇赤紅的眼睛，對着他懦弱的父親咆哮着。志元實在捺不住這股悶氣說：

「你老哥有理說理，喊着跳着爲什麼？」

「什麼？你是什麼人？誰是你的老哥？你家開店，就是爲老子開的，爲什麼不賒給你老子！」

「渾蛋！你兇什麼店是我開的，我不賒給你，是我的主權，你敢怎樣！你敢怎樣！」志元捋捋衣袖說。

「怎？不賒給我，哼！不賒給我！你連家都住不成！」

「哼！什麼東西？不說你，就你家老爺來又看如何？」

「食（此字借音用）娘！老子來揍你箇舅子！」說着就咆哮的過來揪住志元，拳脚交加的打起來，劉老

四看見兒子被打，兒子如何是他的對手？自己急的上前分解，又無法拉的開，急得眼淚婆娑的望着。志元的

媽和妹妹跑到前來，也只好笑着，毫無力量的哭着。街上雖然擠滿了黑壓壓看熱鬧的人，但是那箇肯來分

解一下，說句公道的話呢！

志元已被打的上氣不接下氣，被他橫拖直拉的拉到街心，暢暢快快的打着罵着，好不痛快！忽然在人羣

裏擠進來一箇巡警，不問三七二十一的拖着志元就走。志元這時神智已經昏亂，睜眼一看，嚇的忘去了一

身痛苦，轉念一想，跟他到警察局裏去，或者還有公理可說？呼髮斑斑的老父看見兒子被巡警帶了去，自己也

踉蹌的跟在後面。

△自殺的動機………三▽

△自殺的動機……

……四▽

到了局子裏面，誰人不認得趙大人的老家人趙二虎，那箇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幾箇巡警笑嘻嘻地陪着他坐下；幾箇人唧唧嘍嘍地一會兒，有箇巡警對志元說道：「照章你應當繳罰款兩塊錢！」

「我爲什麼要罰兩塊錢！你不問青紅皂白的亂罰我！」志元不服氣的說。

「因爲你在街心打架，擾亂治安，犯了警察局裏的章程！」

「呸！什麼章程，拿給我看！」

「好兇！好兇！一兇我拘留你！對你說明了罷，罰你兩塊錢，就是給趙大哥打酒壓驚！你服不服？你不服，你到你媽肚子裏告狀去！」

志元這時已無法強辯，只好自認晦氣，再看看趙二虎已在那邊抽着烟捲，品着茶，和幾箇巡警談笑了。

「兩塊錢，兩塊錢，我在那裏弄兩塊錢給他呢？」志元肚裏躊躇着想。

「老王！你跟這箇傢伙到他家裏，叫他交兩塊錢給你帶來。」一箇巡警吩咐另一箇巡警。

「是。」老王牽着志元出了警察局。志元這時已昏昏沉沉的一絲沒有氣力，並且渾身骨節酸疼，在外面不得進局子裏的老父，不覺跑到志元身邊攙扶着，一步一步的挨着，挨到小雜貨店門口，滿地破碎的物品，大半還是狼藉的陳列着；他母親含着眼淚在地上理着，小妹妹也幫着收拾。街上看熱鬧的人，還不時的譏諷一兩句，他母女眼淚汪汪的不時對衆人望一望，許多人沒有一箇同情與他的，好像伊兒子罪有應得；爲

什麼在老虎頭上搔癢，雞蛋和石頭相碰呢？

志元走到門口，白髮蒼蒼的老母看見了，好像天上掉下一件寶貝，慌忙說：「我兒回來了，沒打壞那裏吧？」說着，嗚嗚的哭了。

★ ★ ★ ★ ★ ★ ★ ★ ★ ★ ★ ★

他父親還是摸不着頭腦的，不曉得自己兒子在局子裏受了什麼委曲？看見後面跟着一箇巡警，心裏戰戰兢兢的，着實有點害怕；到了家裏，志元纔說要罰兩塊錢給巡警，他纔如夢初醒：巡警是跟來要錢的，他身邊只有一塊錢，沒得法子，只好請巡警坐一坐，自己到隔壁人家，費去九牛二虎之力，纔借了一塊錢，湊起雙手奉給這巡警，這巡警接收以後，還是坐着不肯走，劉老四只好煙呀茶呀奉承着，他還是不走，他不走，劉老四還是戰戰兢兢的害怕！

志元已爲老母扶去睡在牀上，對着他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痕流着淚，撫摩着，溫存着，小妹妹坐在牀邊撫慰着，志元已忘去了好些痛苦。

劉老四記挂着兒子的傷痕，自己又爲巡警坐着分不開身，好像飄蕩在雲裏一般。

那巡警流連不肯走，這時纔吞吞吐吐的向劉老四說：「還請給點車資酒錢，我好走。」

「唔……」劉老四半空聽到一箇霹靂，訥訥的說：「我實在沒有錢，這兩塊錢還是向別人想法子借來的。」聲音抖抖的有些悽慘發沙。

△自殺的動機……五▽

「什麼？能的能借一回，就不能借兩回！」

「實在無法設。」

「無法設，就請你不要怪我了！」眼睛一睜，胸脯一拍，立起腳來要走。

「有話好說」劉老四生怕巡警走了，又有什麼災禍臨頭！只好安慰着他坐下，又是一枝香烟敬着。

自己就在錢櫃裏拿了一串錢，雙手奉上，他看了理也不理。劉老四無法，只好又在櫃裏，將八九百零錢，又包了出來奉上，他還是不理。劉老四這時急的無法可施，只好又到隔壁去想法子，人家看他店裏一箇警察，好像瘟神一般，這片小店等着要冲家破產了，大家不敢借，劉老四打躬作揖，纔五分利借了一塊錢，躊躇的接在手裏，戰兢兢的拿回來，雙手獻給這巡警，他帶睬不睬的接在手裏，順下袋去。老四纔算放下千鈞重負，恭而且敬的站着送，他拍拍衣上灰說：「零錢呢？」老四聽說，不覺對他望一望，但是也不敢多望，即忙又將那一串多錢拿來遞給他，他纔算揚長的走了。

劉老四這時感到四面空虛，悲戚的情緒層層壓積着，看看店裏的意外損失，看看隔壁高築的債臺，看看……不覺深長的嘆了一口氣，悶壓的胸腔，幾乎裂了開來。記挂着兒子的傷痕，走到房裏，兒子已悠悠的睡去，繼續的呻吟，震得他心房裏發抖。志元的媽亦紅着眼嘆了一口氣，對他問道：「巡警走了嗎？」「唉！走了啊！」說着不由的淌下眼淚。

★ ★ ★ ★ ★ ★ ★ ★ ★ ★

志元在夢中，只覺鄉村的人民，都醒悟過來，一致團結起來跟着他，打死劣紳趙大人和他凶橫的走狗趙二虎，驅除走了警察局裏的一般巡警；一切不平等的事，都算有了圓滿的結果，然後人民便推舉他出來維持地方，他便不推辭的應允了；實在因為他在外面飄泊三年，完全在國民黨裏做秘密的宣傳工作，平常無時無刻不以改造社會，解放被壓迫的人民，剷除土豪劣紳，宣傳三民主義為宗旨，這種思想在腦經中，無論何時都希望他實現何況現在已成熟了呢？所抱負的志願已有機會可嘗試了。他這時的快樂，已到最高點，忽然聽說縣裏派下衛隊來查暴動的亂民。

黑壓壓的一大隊人到了身邊，他便挺身出來說：「我便是主動的人！你們敢怎樣！」隊裏出來一箇帶金邊帽子拿盒子砲的人吆喝道：「拿下！不要使匪跑了！」大隊蜂湧上前的將他捉住；許多鄉民，亦蜂湧上前來解救，這些衛隊看見來了許多人，就開起槍來，志元看見他們打他可愛的同志，也拚命的掙扎起來，他們看他掙扎要跑，又要對敵，已無力兼顧他，只「呸！」的給他腦後一槍，他覺全身飛散了一般，眼睛一黑，如落萬丈的深淵裏。

志元驚醒過來，便覺渾身酸痛的不能動彈，兩耳轟轟的亂鳴，太陽照在窗上的紅光，刺的睜不開眼；胡思亂想，覺得夜裏這一箇夢是甜蜜的，是圓滿的，他只希望為鄉人剷除這劣紳趙大人和凶橫的趙二虎以及可惡的巡警，然後就是犧牲了性命，也算除了三害！現在三害何日纔能除去呢？我受他們這箇恥辱，何日纔能去雪呢？靠着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能去戰勝一切嗎？無知識的鄉民，那箇肯作同志呢？那箇又肯去在太歲

（自殺的動機……）

七



△自殺的動機……

八▽

頭上動土呢？然而，所受的恥辱就此算了嗎？坦然的算了，我還什麼面目去見人呢？除了算了而外，還有什麼方法呢？暗殺麼？我沒有「勃郎林」開導人民知識麼？我無此力量，何況鄉人已看不起我這渺小受人痛打的人了？呢？蒼蒼者天！我就這樣算了麼？人家不笑我懦弱麼？他想着想着，只有自殺！只有自殺可解決一切！

附註：篇中所用的「巡警」是從前那箇時期專有的名詞，就是不能改為「警察」的重要原因。





詩夢樓雜綴

林儷琴

昔○劉○夢○得○作○九○日○詩○以○六○經○中○
 無○糕○字○遂○止○今○秋○九○日○菊○隱○內○姑○
 丈○惠○書○並○承○附○示○詠○糕○七○排○一○章○
 高○華○藻○麗○足○傲○前○人○若○劉○郎○不○肯○
 題○糕○字○虛○負○人○生○一○世○豪○之○譏○內○
 姑○丈○可○免○宋○景○文○之○嘲○矣○茲○錄○全○

詞○如○下○佳○節○茱○萸○正○釀○醪○開○樽○漫○
 薦○蟹○雙○螯○蕉○臆○唱○和○剛○催○鉢○蔥○市○
 喧○闐○又○買○糕○釜○底○青○梁○聞○苾○勃○籠○
 前○黑○黍○待○黏○熬○碾○餘○玉○屑○纒○辭○磨○
 調○就○瓊○漿○合○泛○膏○鸚○粒○玲○瓏○擲○棗○
 栗○燕○脂○點○染○醉○櫻○桃○稻○香○裂○赤○痕○

嵌○印○艾○汁○留○青○色○映○袍○金○盃○盛○來○
 挑○象○箸○銀○泥○切○罷○借○鸞○刀○月○華○巧○
 樣○頰○中○府○風○味○清○芬○壓○老○髮○鄰○叟○
 含○飴○爭○遠○饋○郵○童○搭○額○祝○增○高○桓○
 家○飲○宴○除○寒○興○杜○甫○新○篇○卻○冷○淘○
 所○惜○殘○經○文○偶○闕○遂○教○名○士○首○徒○

△詩夢樓雜綴

一▽





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
 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
 日○渾兒既與聖人同日生如生有
 慧○根固不負此生日亦不徒勞觀
 音○大士躬親送來否則蠢如笨牛
 之○子即捨生日不言又何煩大士
 躬○送哉

甲○子之歲於舊書肆中購得雲
 起○集一冊是書一名蕉花書屋放
 豔○錄內容編次並無統系詩文詞
 曲○雜列其中香奩之作居泰半評
 論○六才說部之文亦數數見尤以
 小○青焚餘一篇詳記小青一生事
 跡○為最所刊詩詞無不咳玉唾珠
 高○華絕世文筆復怪誕如聖歎余

意○作者之性情必類聖歎之曠放
 否○則又何能具此怪筆是書作者
 即○著笏溪草堂隨筆之華亭胡紹
 昌○雲起先生也余得是書頗自矜
 貴○一因是書刻於咸豐六年距今
 已○閱七十二寒暑雖有蠹跡然仍
 完○好並無一葉殘闕余意是必舊
 家○藏本淫書有癖慎於匿藏故克
 如○是今以子孫不肖遂賤貨之然
 藏○之者固願子孫世世保之豈料
 子○孫之不肖若是竟以二百青蚨
 易○之於我可覩人世滄桑實難逆
 料○二因書中除有四十二年前之
 詞○人雲間張湘影先生之硃筆加
 華○外復有雲起先生晚歲親筆自

△詩夢樓雜綴





微波謝淪
茗話滄桑

寒山寺聽
鐘別真贗

△吳宮花草 第四回



婆出來開門說道這裏師太們都走散了只有我留着照看門戶念菘道帶累鄉鄰
喫薄粥這是什麼講究老佛婆道我也不知底細只聽師太們說鳳池庵發封以後
在天井裏掘着了一千多塊錢的藏全撫臺說這都是造孽錢不如做些公益罷因
此便想把鳳池庵前後左右圍成了一箇園這箇園大家可以去玩的叫什麼公園
我也弄不清楚子玉道如意庵也要圍進去的麼老佛婆點點頭道不知在那裏找
到了一本書說如意庵當初也是鳳池庵的產業後來硬分開來所以兩下有一扇
門通着我們師太託了許多鄉紳去說情也沒有用也是觀音菩薩香烟受滿了說
畢連連嘆氣兩人也就退了出來另外到一家尼庵裏定了一班了事且說這老佛
婆的道聽塗說也完全是事實因為那時節各地新政逐漸點綴公園也是必不可
少的所以像南通無錫幾處小縣分也都有了蘇州是箇都會如何反落人後只是
蘇州紳士們的脾氣很是吝嗇不及他家太太奶奶只消三姑六婆和尚尼姑說得
天花亂墜三百五百不算多一千千兩也肯拿出來的主要看城裏城外名勝古蹟
漸漸坍塌沒人修理那些庵觀寺院都是美奐美輪走出來的當家一箇箇肥頭胖



耳神采煥發全撫臺也曾說過話總沒有拍胸脯擔任下來這回鳳池庵的事非但有了房屋還有藏銀真是天假之緣好在近處空地都是官荒因此派了委員測量計畫專司其事把那池潭開深放大成了一條小港上面蓋一條小板橋橋邊建一大間茅亭空曠的地方劃分幾箇區域種着樹苗也有一二尺長的也有六七尺長的也有發葉遮陰的也有開花結果的還建了一座洋房作為宴會之所足足經營了一年多大致舒齊全撫臺十分高興把園名題一箇植字有樹木十年的意思那茅亭題着微波榭三字那年正是宣統二年二月十二日花朝佳節植園開放本來盤門一帶住戶寥落人口稀少有冷水盤門之稱自從有了植園蘇州人一窩蜂都要來嘗箇新兒每天男男女女來遊園者絡繹不絕到了禮拜日更是熱鬧滄浪亭學校相望有了這箇好去處如何不來雖是鳳池庵如意庵的原屋已改了面目煥然一新也可以泡茶憩坐却都轟到微波榭來這其間也有一些小原因那微波榭高爽顯豁可以遊目騁懷一灣流水溶溶幾樹柔楊嬈嬈遊園的必定要從這板橋上經過倘然憑欄而坐一一過目無可逃免因此熱鬧非凡那天念菴也和子玉同



來先到鳳池庵舊屋子玉問道那裏是香積廚那裏是觀音殿你還記得清楚麼念
菘道怎麼不記得你看樑上燕泥又新不知道伊人如何度日呢子玉道好了我們
喝茶去罷像這般憑弔唏噓不給人笑話麼念菘跟着出來曲曲折折隨着開關的
煤屑路走到微波榭檢了一箇座頭泡了一壺雨前無邊無際的閒談後來又說到
這桑田滄海上去子玉道現在收歸公家倒可以永遠存在不至荒廢了念菘搖頭
道難說自古說的人在政舉人去政廢只消換了一箇撫臺和全撫臺胃口差些就
不見得高興再來潤飾了況且臨時費容易湊集經常開支非有的款指定不可即
使有了還要得人而理偷然所用非人只去修理他的五臟殿那大好園林就日見
頹廢了那時堂倌走來抹桌子騰坐位因有一位老者沒有坐處替他安排座頭老
者和兩人點頭微笑坐下來咳一聲嗽請教了尊姓大名兩人也還問了纔知老
者姓聞名微庵是箇紳士他從洋房裏參觀開幕典禮出來走得乏了在此休息休
息雖是和兩人年紀懸殊却說得很投契一點沒有脾氣指着這崔嵬孤立的瑞光
塔道這座寶塔可惜坍塌壞了在我們年紀輕的時候還可以在下面兩三層走走據

老輩說洪楊以前和北寺塔一般有人上去登眺的那年程統領誘殺八王有許多百姓躲在這塔裏不料他們聽得有小孩哭聲便大大的包圍搜劫殺得血流成河尸積如山有幾箇從塔上跳下來跌成了肉餅有幾箇見了怕蹈覆轍不敢跳便餓死在塔裏因此這塔裏陰風慘慘鬼氣森森到了雨落迷濛的天氣格外可怕沒有人敢在塔下走過了現在這裏開闢園林大約地氣已轉那冷水盤門也要翻一箇身了子玉念蓀聽了他的話無異看稗史野乘頗覺津津有味那老者一壁喝茶一壁微笑道蘇州還有一箇地方我們蘇州人並不看重他倒是東洋人却很關切到了中國總得來一回子玉忙問道什麼地方念蓀道可是寒山寺老者點點頭道真是撚着花白的鬚鬚道論起寒山寺不過唐朝張繼有一首詩什麼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想來張老先生當時也不過偶然聽見了幾記鐘聲便把寒山寺拉到詩裏去凡是中國的寺院那一處沒有鐘何必奇貨可居呢不知怎的東洋人却鄭重其事在前年有一箇什麼龜家大郎見了寺裏的鐘愛不忍捨情願出一千塊錢買去那當家和尙不知輕重貪了這筆巨款也不問是公是私當真和他做

交。易。了。後。來。和。尙。假。癡。假。呆。推。三。諉。四。龜。家。大。郎。又。加。了。一。千。塊。錢。把。鐘。運。到。東。洋。去。特。地。造。一。所。精。舍。掛。着。每。天。半。夜。也。要。教。人。敲。鐘。領。畧。那。詩。翁。張。老。先。生。的。詩。味。你。想。可。笑。不。可。笑。念。菘。道。如。今。這。鐘。還。在。日。本。麼。微。庵。道。怎。麼。不。是。呢。全。撫。臺。今。天。也。說。過。曾。經。和。日。本。領。事。交。涉。了。好。幾。回。起。初。日。本。領。事。不。認。有。這。等。事。後。來。有。日。本。留。學。生。拍。了。照。片。來。方。纔。不。能。圖。賴。答。應。重。鑄。一。隻。送。給。寒。山。寺。全。撫。臺。不。肯。那。些。幕。府。攪。撥。說。外。國。人。肯。認。錯。已。經。面。子。不。小。得。下。篷。時。且。下。篷。何。必。過。於。認。真。難。不。成。爲。了。這。一。隻。鐘。兩。國。交。兵。呢。因。此。全。撫。臺。便。應。許。了。聽。說。過。一。箇。月。就。可。以。鑄。好。大。概。端。午。邊。可。以。復。聽。鐘。聲。了。子。玉。笑。道。不。過。這。鐘。聲。已。不。是。正。始。之。音。了。微。庵。也。哈。哈。大。笑。起。來。忽。地。向。外。一。望。立。起。來。拱。手。不。迭。却。又。走。進。幾。箇。人。來。子。玉。對。念。菘。努。嘴。道。走。罷。念。菘。會。意。和。子。玉。同。向。微。庵。告。辭。微。庵。道。不。妨。事。我。們。談。得。來。的。一。起。坐。着。說。笑。豈。不。熱。鬧。子。玉。念。菘。都。推。託。有。事。兩。下。點。頭。而。別。這。裏。便。有。三。箇。人。坐。下。來。一。箇。是。翰。林。過。木。齋。一。箇。是。小。紳。士。潘。小。軒。一。箇。是。微。庵。的。親。家。馮。蘆。園。他。們。平。時。往。來。親。密。臭。味。相。投。今。天。都。是。被。全。撫。臺。邀。來。參。與。盛。典。的。三。人。趁。便。到。學。宮。

知道敲起來怎樣。噌。咤。鏗。鏘。的好聽。其實不過比尋常齋堂廊下掛的約略大些。上面全是漢文什麼伊藤博文什麼太郎次郎鑄着幾箇日本名人的姓氏。全撫臺倒特地造了一間鐘樓掛在樓上。那些遊人見了鐘都要敲上幾記。噹。噹。噹。倒也響亮。偷然客船夜泊聽着鐘聲也辨不出箇真偽來。大殿上全撫臺有一副對聯是

遯跡笑豐干。從知舌粲蓮花地。近虎邱。曾講法。

宗風傳刺史。幸得詩鈔貝葉劫。餘龍壽共藏經。

兩旁也有幾副對聯。是蘇州城裏幾箇紳士送下來的。全撫臺與致真好。上半天就來當家和尙辦了一席豐盛的酒肴。請他還拉了幾箇紳士作陪。在喫的時候。聞微庵馮蘧園過木齋。潘小軒一輩子也坐着船來了。見了全撫臺打了招呼。全撫臺道。你們來得正好。這裏正嫌客人太少。你們就坐下來罷。微庵拱手道。我們另有團體。並且還要到留園去。咧。恕不侍候了。全撫臺也就呵呵腰。不再堅留。微庵一輩子在各處走了一回。最後方登鐘樓。覺得樓小人多。擠得。不堪。木齋身體最胖。天氣又熱。擠得他汗浴似的。嚷道。寒山寺成了熱山寺。咧。快走罷。這種東洋貨。值得去細看。

他。我。正。怨。死。咧。時。老。爺。有。一。箇。多。月。不。來。了。雙。珠。插。嘴。道。過。老。爺。你。不。要。聽。他。的。話。過。了。一。箇。月。金。鸞。姐。要。過。去。了。這。一。節。牌。也。撤。去。了。他。還。騙。老。朋。友。木。齋。道。呀。原。來。老。時。竟。當。作。禁。鬱。了。啊。呀。那。麼。我。們。倒。不。能。隨。隨。便。便。了。偷。然。給。人。傳。了。出。去。說。我。過。木。齋。調。戲。時。味。新。的。姨。太。太。不。是。怪。難。為。情。的。麼。金。鸞。道。過。老。爺。不。要。相。信。他。們。的。話。木。齋。道。我。一。定。信。以。為。真。因。為。老。時。和。你。的。感。情。實。在。不。差。他。從。大。成。坊。一。直。到。阿。黛。橋。中。間。蹤。跡。沒。有。間。斷。過。真。配。說。是。一。往。情。深。了。阿。妹。也。瞟。了。一。眼。嫖。着。頭。頸。說。道。便。是。金。鸞。小。姐。待。時。老。爺。也。不。推。板。啊。木。齋。眯。花。眼。笑。對。他。道。那。麼。你。對。我。怎。樣。呢。說。到。這。裏。忽。然。背。後。發。着。一。聲。喊。接。着。有。許。多。人。從。鐘。樓。下。擁。出。來。好。似。潮。水。一。般。猛。不。可。當。只。聽。得。東。也。啊。唷。西。也。唉。啣。有。的。踏。痛。了。脚。背。有。的。撞。開。了。頭。皮。尤。其。是。那。些。婦。女。們。更。是。遭。殃。大。腿。上。撐。了。發。痛。胸。脯。上。摸。得。發。癢。面。孔。上。七。嘴。八。舌。不。知。道。碰。過。了。幾。十。百。回。原。來。那。些。游。手。好。閒。之。輩。最。喜。歡。在。紛。亂。的。當。兒。占。些。小。便。宜。因。此。婦。女。們。都。在。那。裏。殺。千。刀。余。塘。河。死。人。罵。得。一。片。聲。喧。有。幾。箇。索。性。罵。起。斷。命。鐘。來。了。他。們。不。怪。自。己。貪。看。熱。鬧。却。遷。怒。於。鐘。這。就。是。肚。痛。埋。怨。竈。君。的。老。



話。啊。這。一。陣。紛。亂。約。莫。過。了。十。多。分。鐘。纔。見。平。靖。還。是。幾。箇。全。撫。臺。身。邊。護。勇。抽。着。藤。條。的。力。量。那。正。在。玉。笑。珠。香。叢。裏。打。趣。的。過。木。齋。也。給。潮。流。捲。得。天。昏。地。黑。不。由。自。主。的。走。了。一。段。路。方。得。超。然。事。外。又。是。擠。得。滿。頭。大。汗。那。金。鸞。雙。珠。阿。妹。早。已。不。知。去。向。却。在。履。舄。雜。沓。中。間。碰。見。了。潘。小。軒。一。輩。子。好。似。敗。仗。以。後。收。編。殘。部。光。景。等。了。好。久。方。得。齊。全。大。家。都。說。上。當。上。當。這。種。日。貨。正。應。該。抵。制。還。要。歡。迎。他。真。是。太。無。意。識。了。微。庵。抹。了。幾。抹。短。鬚。道。我。們。吃。飯。去。罷。大。家。一。齊。還。到。楓。橋。邊。畫。舫。中。自。有。船。娘。送。手。巾。上。來。微。庵。年。紀。雖。是。最。大。脾。氣。却。和。少。年。差。不。多。一。樣。喜。歡。和。姑。娘。們。打。情。罵。俏。那。船。娘。把。手。巾。送。到。微。庵。手。裏。微。庵。却。向。他。手。心。上。一。搔。船。娘。把。手。一。縮。不。留。神。他。的。臂。膊。退。下。去。撞。在。木。齋。的。面。上。木。齋。板。起。了。面。孔。道。怎。麼。小。腿。亂。撞。亂。撞。到。我。眼。睛。上。來。了。船。娘。迴。過。頭。去。做。了。一。箇。迷。眼。笑。道。對。不。起。得。很。碰。痛。了。沒。有。木。齋。故。意。捧。着。半。箇。臉。道。怎。麼。不。痛。倘。然。撞。到。你。那。裏。你。倒。開。心。的。啊。船。娘。聽。了。儘。是。面。皮。老。也。起。了。兩。朵。紅。雲。知。道。說。話。越。說。越。多。還。是。讓。他。佔。一。點。小。便。宜。去。罷。也。就。不。再。答。話。一。箇。箇。把。手。巾。送。遍。又。立。着。等。各。箇。人。把。手。巾。交。還。可。是。在。這。





箇。當。兒。又。起。一。番。波。瀾。什。麼。波。什。麼。瀾。有。分。教。粲。舌。湧。蓮。花。笑。風。罵。雨。靈。心。通。小。草。
 賸。水。殘。山。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下。回。分。解。

△吳宮花草 第四回……………一四▽





第三十回

逢勁敵光棍打光棍
賣交情好漢惜好漢

却說李郜蓋三人聽了店家說話彼此六隻眼睛不約自同打了個暗過門接着李九爺便哈哈大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採樵人咱們哥兒三口今回到此本則找壁虎說話有種的理該如此他既都預備好了咱們就走吧當下他們三個人次第梳洗完畢便離開餽餽店向徐家走去轉眼之間已到徐氏大門但見雙門緊閉門口寂靜無人李雲門畢竟老手懂得這門道低低關切了郜蓋倆幾句要言將身上裝束檢點一下先數了數臺階層次祇見青黃石間雜砌就共有七層曉得這塔沿上頭就有毛病不知是青石活的呢還是黃石活的先喚徒弟蓋三省上前試試蓋

三省也是手無寸鐵。僅把長掛子脫下來。把大束腰一細細得硬綳綳的。權代傢伙。遵奉師命。走在頭裏探道。躡至臺塔下面。舉起手中衣服來。先向二四六三層青石塔沿上一點不見動靜。再向一三五七四層黃石塔沿上一點一五二層也絲毫不動。搖那三七兩層。經蓋三省用力一點。却都倒翻個轉身也換了青石哩。郟青雲在後瞧見忙喊住。蓋三省道。這七層臺塔多有消息。我們不能立足。索性點開了大門。躡入屋內去。吧。此刻李九爺已撥了塊半桌大小的三角石頭過來。口內打了聲嘯。子舉起石頭來。望準徐家大門上。擲去三個人身子。忙一齊蹲倒。祇見那石頭着在門上。卅月一響。兩扇門雖碰開。不過門內預備着一輛風車。漏斗內滿裝着石灰。待等門開車。動那石灰屑和雨點般向門外飛出來。他們三人若不蹲倒。三雙眼睛。准被這石灰。迷住。且喜三個人多是內家。躲過這第一重難關。并且他們三個人的耳朵。尙多留神。聽那塊撞門三角大石頭。是否落在實地。誰知留神一聽。那塊石頭好似閩隆一聲。落在很深的水窖般。李九曉得大門之內。就是陷馬坑。萬萬不可走。正路入門。所以趁石灰雨稍稀一點。當兒口中又打了一個胡嘯。也把手內束腰舞動。

宛比一根白蠟桿子撥開灰屑就地作一個白鶴騰空姿勢望着屋面上直躡上去。郗蓋二人隨後跟上來不過跟雖跟並非也上屋簷他倆是分向左右兩棵樹上。猱升了上去分明三個人分作三路上去先說李九爺的中路等待躡上屋簷步口不會站定耳邊廂呼的一陣風響李九眼皮望上一眨曉得迎頭有人用一件長傢俬打下來忙把左臂用足工勁對準來人傢俬上一挽居然挽住在臂灣內那是一根檀木桿棒說時遲彼時疾李九左臂挽牢敵人器械一壁用力往懷裏一拖一壁舉起右手那條束腰也向對面劈頭蓋臉一下打過去又聽得阿呀一聲敵人丟了桿棒撒腿便跑已經連肩帶背受了李九一下毒打李九爺初不料來人這樣的膿包一交手就丟了傢貨便跑故而左臂灣內運足工勁如今他撒手逃命失了抵抗力若得李九不是老作家右手不曾打出門驀然吃這敵人一鬆手左重右輕竟要一個鷄子翻身倒跌下屋面幸得九爺老於此道再加右手也用力打向前面來人雙手一鬆覺得左臂用力太猛自己步口尙未站穩怕遭跌個倒翻流星忙將頭部向右面一側兩肩打斜成個挑匾擔勢索性右足用力一蹬左足搶上一步踏成箇反

弓。字。步。口。總。算。身。子。晃。了。幾。晃。沒。有。倒。翻。下。屋。去。九。爺。忍。不。住。含。笑。罵。道。不。中。用。的。小。子。活。丟。人。既。然。怕。死。攆。甚。頭。陣。臨。陣。脫。逃。賣。乖。使。巧。九。太。爺。終。日。打。雁。幾。乎。被。雁。啄。了。眼。去。口。內。罵。聲。未。絕。屋。脊。後。面。又。跳。出。四。五。個。大。漢。來。手。中。都。拿。着。鑲。鐵。齊。眉。棍。同。步。迎。前。一。些。多。舉。起。手。中。傢。貨。向。李。九。夾。頭。夾。臉。打。將。過。來。而。且。左。右。中。三。路。頂。肩。腰。腿。足。五。部。多。有。一。時。躲。都。難。以。躲。閃。李。九。大。吼。一。聲。道。好。小。子。你。們。靠。家。托。大。仗。着。人。多。手。衆。今。天。遇。見。九。太。爺。也。是。你。們。的。活。該。死。神。臨。頭。末。日。到。哩。九。爺。口。內。如。此。叱。咤。將。左。手。那。條。檀。棒。觀。準。頭。一。個。的。鐵。棍。頭。上。輕。輕。用。力。一。掀。跟。手。一。送。那。人。的。棍。子。倒。宕。過。去。反。把。第。二。個。的。鐵。棍。唵。的。一。響。托。住。九。爺。將。右。手。的。束。腰。向。兩。面。用。力。一。掃。却。巧。一。反。一。覆。把。左。邊。漢。子。打。得。跌。出。了。七。八。步。外。頭。去。右。面。那。個。胎。力。大。些。跌。雖。不。會。跌。也。打。得。直。向。李。九。這。廂。充。過。來。九。爺。就。起。一。腿。望。那。人。腰。內。一。挑。口。內。喝。聲。滾。吧。那。人。連。傢。件。被。踢。下。了。屋。面。最。後。那。人。本。則。陰。陽。手。執。了。鐵。棍。想。把。九。爺。的。脚。背。點。上。一。下。的。現。在。眼。見。頭。裏。四。個。同。伴。失。了。風。嚇。得。他。再。也。不。敢。出。手。拖。了。鐵。棍。回。身。便。走。不。料。李。九。開。發。掉。了。左。右。兩。人。跟。着。搶。一。步。上。前。手。腿。並。

用。手。中。束。腰。和。檀。棒。施。展。出。了。個。和。合。開。盤。笑。下。面。身。子。一。蹲。伸。出。左。腿。來。一。個。風。捲。落。葉。用。勁。一。掃。把。面。前。逃。的。幌。的。二。次。作。勢。要。打。李。九。的。攏。總。三。個。漢。子。都。掃。得。站。立。不。穩。一。個。個。步。履。歪。斜。向。屋。下。一。齊。倒。拔。葱。式。接。二。連。三。跌。了。下。去。李。九。正。欲。飛。身。追。下。屋。去。忽。見。第。二。進。屋。子。的。窗。榻。洞。開。由。屋。內。奔。出。兩。條。牯。牛。牛。角。上。多。縛。着。明。晃。晃。的。三。角。稜。刺。兩。柄。一。條。兩。條。共。有。四。柄。尖。刺。牛。尾。上。塗。了。琉。璜。烟。硝。引。火。之。物。此。刻。多。燃。着。了。牛。兒。覺。着。臀。邊。火。熱。忙。把。尾。兒。搖。拽。牛。尾。越。搖。得。快。火。勢。越。加。厲。害。弄。得。滿。身。是。火。火。星。四。射。那。兩。條。牯。牛。自。然。向。前。飛。奔。見。人。便。鬥。却。巧。屋。上。有。人。跌。下。去。第。一。個。身。子。尙。未。着。地。被。牛。兒。用。角。一。挑。李。九。在。屋。上。看。得。清。清。楚。楚。却。巧。那。人。是。合。撲。跌。下。去。牛。角。正。挑。在。腹。部。那。人。一。聲。狂。喊。聲。音。也。不。知。有。多。少。悽。慘。著。書。人。無。能。描。寫。一。時。找。不。着。相。當。字。眼。兒。可。以。繪。出。當。時。聲。狀。總。之。入。耳。慘。然。連。屋。上。冷。眼。瞧。得。畢。清。向。來。殺。人。不。眨。眼。鐵。心。石。腸。銅。肝。鋼。膽。老。於。此。道。的。飛。天。豹。子。李。雲。門。一。聞。這。聲。息。恨。不。能。掩。耳。却。步。不。忍。再。瞧。這。敵。人。結。局。因。爲。此。人。肚。子。已。被。牛。角。挑。了。一。個。小。窟。窿。鮮。血。直。標。肚。腸。頭。露。了。一。些。出。來。索。性。挑。在。胸。口。傷。及。心。肺。

倒一。瞬不視。爽快得很。如今挑在肚臍眼的旁邊。不會就死。本人心上。苦又覺得疼。痛難受。所以喊出來的聲音。真正慘不忍聞哩。身體經這牛角一挑。反又泛高了一些。然後再落到地上。他還想喊第二聲。那是喊不高的了。等待着地痛暈了。去後頭跌下去的兩人。幸虧跌在牛身左右。那牛兒警見空中再有人跌下來。要回頭側角再挑一個。就地一滾。滾出二三尺路。慌忙站起身。望第二進屋子內逃了進去。一個手脚利羅一些。也是向後一滾。滾倒了。靠牆站起來。便舉手中傢伙。覷準第二條牛背上。用力打了一下。那牛捱了一下。打又沒命的向前一衝。連頭一條牛。一淘衝到前頭。第一進屋內。頭進屋內。地面全都揭去。把水牢內灌足了。水原想李郃蓋三人入門。失足使他們浸做水耗子的。如今倒浸了兩條自家的牛兒。下去而且牯牛下水。尾上的火種頓熄。它倆滑了下去。得其所哉。頓時野性全收。眼睛不紅。倒也不想起來的了。那人把牛打開。料想同伴是沒命的哩。自己決不是姓李對手。故也向二進屋內鑽了進去。李九大吼一聲。由屋上躡下來。準備入屋衝鋒。不料屋內也一聲吼叫。好似震得房屋也有些搖動。接着跳出一個長大漢子來。渾身玄色。遍

體。皂。裝。竟。似。半。截。黑。塔。一。般。手。中。拿。了。一。根。虎。尾。三。截。棍。一。足。跨。出。戶。限。一。足。尙。未。踏。出。來。借。着。站。在。塔。沿。上。頭。再。加。個。兒。本。來。高。大。豁。刺。刺。一。響。倒。對。準。李。九。當。頭。蓋。頂。其。名。量。天。切。菜。就。是。一。下。若。得。李。九。不。是。老。角。色。輕。敵。莽。闖。一。點。煞。不。住。步。對。前。搶。上。一。箭。他。踞。高。臨。下。一。下。打。來。准。把。李。九。的。腦。袋。敲。得。四。分。五。裂。腦。漿。直。迸。幸。得。李。九。身。經。百。戰。動。起。手。來。步。步。當。心。常。存。不。求。有。功。但。願。無。過。的。念。頭。就。是。佔。了。上。風。追。趕。敵。人。也。抱。着。有。進。皆。收。無。動。不。縮。八。字。秘。訣。耳。中。聽。得。聲。息。步。口。手。眼。早。多。防。備。一。見。來。人。形。似。渾。人。曉。得。渾。小。子。有。渾。解。數。不。講。江。湖。上。光。棍。過。門。果。然。不。問。三。七。二。十。一。已。經。當。頂。一。下。打。來。急。忙。頭。頸。一。縮。身。子。向。刺。斜。裏。一。讓。讓。他。傢。性。過。門。耳。中。但。聽。的。拍。一。響。打。得。庭。中。石。板。火。星。四。射。皮。屑。亂。飛。李。九。曉。得。此。人。祇。可。智。取。斷。難。力。敵。忙。舉。右。手。中。束。腰。向。他。棍。上。一。繞。又。起。左。手。的。桿。棒。望。他。腰。內。用。力。打。去。那。渾。人。真。不。含。糊。瞧。見。李。九。雙。管。齊。下。兩。路。夾。攻。口。中。喊。了。一。聲。好。吓。提。起。戶。限。內。那。條。腿。對。準。桿。棒。迎。上。來。一。踢。一。壁。雙。手。將。三。截。棍。用。力。向。上。一。掀。李。九。的。束。腰。雖。不。曾。被。這。厮。掀。開。那。條。桿。棒。却。被。他。踢。斷。了。一。段。哩。李。九。曉。得。來。人。力。大。無。窮。不。

敢。怠。慢。索。性。丟。了。斷。棒。也。是。雙。手。執。了。束。腰。用。力。一。拖。那。厮。身。子。幌。了。兩。幌。可。惜。相。差。一。半。點。勁。兒。拖。他。不。下。塔。沿。他。也。用。力。把。三。截。棍。望。後。一。抽。也。差。一。些。些。祇。抽。空。了。李。九。一。條。腿。不。會。被。他。抽。倒。而。且。渾。小。子。乖。得。很。仗。着。手。中。傢。性。沈。重。長。大。曉。得。下。了。臺。塔。庭。心。中。反。施。展。不。來。要。吃。虧。的。所。以。他。老。是。踞。在。上。遊。左。三。右。七。上。四。下。六。的。蠻。打。和。李。九。打。賭。實。力。戰。霸。住。窗。口。不。放。李。九。闖。進。去。李。九。屢。次。要。引。誘。他。下。了。臺。塔。用。巧。戰。勝。他。初。不。料。他。再。也。不。着。這。道。兒。兩。人。蛇。吃。黃。鱔。死。併。在。那。裏。李。九。的。中。路。情。形。打。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再。表。郗。蓋。二。人。的。左。右。兩。路。其。時。也。多。逢。着。敵。手。吃。着。重。敵。頭。了。蓋。三。省。是。擔。任。的。右。路。好。在。他。是。會。經。光。降。過。一。回。仍。由。圍。牆。上。兜。抄。進。去。直。到。昨。晚。覷。見。他。們。開。會。那。個。屋。子。躡。下。地。去。遇。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把。他。擋。住。一。點。便。宜。討。不。着。郗。青。雲。的。左。路。越。過。第。二。進。屋。迎。面。乃。是。一。帶。樓。房。那。樓。窗。雖。則。關。着。却。把。噴。筒。內。分。裝。了。石。灰。金。汁。和。着。鐵。珠。攔。在。榻。眼。內。一。見。屋。上。有。人。扒。越。進。來。暗。中。有。人。指。揮。便。將。噴。筒。中。的。東。西。同。兩。點。般。射。出。來。逼。得。郗。三。祇。好。下。屋。等。待。足。甫。着。地。便。有。一。個。三。十。多。歲。的。漂。亮。漢。子。手。中。舞。動。一。柄。白。蠟。桿。

手一個烏龍單探爪手式向他腰內直抓進去。那人右拳被攔，也是身子往刺斜一閃，讓過郜三右手，忙把右拳縮回來，向郜三右臂上一把捉下去。郜三一見抓了過空，趕將右手側翻過來，又換了海底撈月之勢，想去握他的翠丸。那人見捉不住，郜三右臂霍地身子一躡，反躡至郜三近側，起右手五指去挖郜三的眼睛。郜三把頭一低，乘勢就起一腿向那人膀灣內踢去。那人身子靈活，瞥見郜三起腿，他身子一伏，一個就地挖金磚之勢，用雙手去撈郜三踢起的那條腿。郜三趕將那腿收回，變換一個泰山壓頂勢，子連身體向那人背上壓下去。那人雙手一撈，個空曉得敵人必然下泛，上要用全身來壓倒自己，忙使一個黃鶯撲兔身，手望前一躡，早又躡出了三四尺路，反站到郜三的那一邊去了。郜三一撲一個空，忙又翻出個大鵬轉翅手式，將身子疾轉來時，果然那人已經一下黃蜂入洞，對着郜三尻骨上打來，却好郜三打翻過來，候個正着。兩人一來一往，足足相持了半個時辰，依然難分勝負。那人忽然跳出圈子，高喝住手。郜三自己也收住脚步。那人道：「這樣的武打，打不出什麼。上下哩，咱們來換文打如何？」郜三道：「怎麼叫做文打呢？」那人道：「文打的辦法簡易。」



得。很。你。先。把。背。心。貼。在。牆。上。待。俺。打。你。三。拳。肚。皮。你。經。得。起。俺。三。拳。之。後。俺。也。靠。在。
 壁。上。讓。你。照。樣。也。打。三。下。你。敢。答。應。嗎。郗。三。笑。道。原。來。這。就。叫。文。打。俺。在。家。中。閒。空。
 當。兒。本。則。遇。到。節。氣。筋。骨。中。緊。束。不。舒。服。不。時。要。喊。長。工。莊。客。拿。着。柴。棍。渾。身。敲。打。
 幾。回。纔。能。照。常。吃。飯。睡。覺。不。然。再。也。受。不。住。連。眠。食。多。要。改。常。此。次。出。門。好。久。你。不。
 提。頭。倒。還。想。不。起。你。一。提。這。話。怪。不。道。近。幾。天。日。子。過。得。不。痛。快。大。約。不。會。喊。人。敲。
 打。的。緣。故。今。天。有。緣。和。你。相。遇。有。勞。費。手。任。憑。你。揀。中。胸。腹。腰。背。儘。管。結。實。的。打。一。
 陣。莫。說。先。受。你。三。拳。就。是。三。十。拳。也。可。奉。陪。說。罷。走。至。東。首。黃。石。圍。牆。上。把。背。心。一。
 靠。自。將。衣。鈕。解。開。露。胸。凸。肚。連。喊。來。吧。那。人。曉。得。郗。三。練。的。是。開。口。鐵。牛。工。輕。易。打。
 不。傷。他。非。用。巧。勁。暗。算。不。能。取。勝。所。以。口。中。喊。道。你。候。着。他。人。却。跑。進。屋。去。叫。人。提。
 了。桶。井。水。來。把。兩。手。浸。在。水。內。把。臂。膀。浸。得。冰。冷。然。後。再。回。出。屋。子。走。至。郗。三。近。身。
 先。把。右。手。中。食。兩。指。在。郗。三。肚。臍。眼。內。一。點。郗。三。覺。着。一。縷。寒。氣。向。腹。內。直。鑽。進。去。
 曉。得。來。人。用。計。暗。算。想。把。肚。皮。一。吸。吸。住。他。的。手。指。不。料。他。早。已。收。回。手。指。猛。力。一。
 拳。打。來。郗。三。料。定。這。一。下。受。着。了。非。死。即。傷。他。若。正。當。用。拳。打。過。來。萬。無。巧。避。之。理。



避了。就變鬧種。如今他也陰謀詭算。郗三也要使乖弄巧。霍地把身子往下面一躺。那人瞥見郗三巧避這拳口呼阿呀無奈。拳已出門收不進來拍的一聲着在牆上。竟把牆頭打穿。打掉一塊黃石。打成一個三角窟窿。那個拳頭串到了牆洞之內。一時急切收不過來。郗三身子仰面帶斜卸倒地上。兩手早做準備。等待他拳頭被牆洞套住。郗三左手已經搭住那人右足。右手已把他的腎囊托住。祇消輕輕向上一送。左手用力一拉。那人身子無有不倒。性命無有不丟。他用的金針戳太陽。郗三用的蒼龍歸海底。五丁開華嶽。三個手式全是北派華陽宗柔術內的煞手。不是老作家也不會用這種獨門毒解。數當着之人無有不回老家去的。正是儒文亂法。俠武犯禁。生死大數。皆由前定。當時那人性命在呼吸之間。欲知此事究竟。和李九等三人結果如何。都待下回詳細分解。



法蘭西第一劇盜奇案

方多麥士傳

法國蘇佛斯德合著

周瘦鵬合譯
張碧梧

第四回

往事重提廚娘餽暴客
疑雲乍展老父訊嬌兒

在這慘案發生的第二天正是星期五蘭倫侯爵夫人家料理食物的魯易司想到了伊的和善主母的慘死仍是非常的恐怖而傷悲伊服侍蘭倫夫人已有十五年之久有了這悠久的關係自有濃厚的感情如今親眼瞧見伊的主母活生生的被人殺死怎能不萬分傷心呢這天早起伊含着兩眶眼淚懶懶的走進廚房這時候東方剛纔發白廚房裏仍黑暗無光伊點上一盞燈開始伊的工作伊的全副精神都貫注在工作上主母雖已死了不再需要伊料理的食物可是墅中的用人們都仍在着因慘案而來的外客又有多人伊自當把早餐預備妥當伊正在這工作的當兒後門外忽有人敲門敲得十分沈重伊驚得直跳起來忙去把窗開了又不禁驚呼了一聲原來伊一眼望出去首先聽見的是警察們的豎邊的帽子映在這清晨的灰白色的天光之下到有一半是烏黑的

△方多麥士傳……第四回……



夾在兩箇警察之間的是兩箇面貌醜陋的男子魯易司。因為膽怯的原故，祇把後門拉開了不多幾寸，可是門外的一箇警察向來認識伊的，已瞧出開門的是伊，便搶前一步向伊行了箇軍禮。

「對不起得很，放我們和這兩箇人進來罷。這兩箇人是我們在夜裏捉住的，因為他們在附近一帶實行搶劫。」他說。

驚怖萬分的魯易司失聲說道：

「天呀！警察你是把強盜帶來了嗎？你要我把他們安頓在那裏呢？實在我們這屋裏已發生了天大的禍事咧！」

還有一箇警察名叫馬朗的當下笑了一笑，表示他早就曉得這屋裏所發生的禍事。這警察也就開口回答。

「安頓他們嗎？自然安頓在你的廚房裏。」魯易司一聽這話立刻嘆了一口氣，又連連的搖頭。警察再說道：「我很抱歉，你雖不願意，但必得勉強你一下。其實你不用害怕，他們兩人都已上了手銬，我們又不會離開他們，祇須等到檢察官來了，審問他們之後自有發落。」

講話時這兩箇警察已經把兩箇就縛的俘虜推到廚房裏，站在他們的面前——是兩箇形狀非常刁滑的強徒。

魯易司本已很勉強的走開去，揭起一隻已在沸騰的鑊子的鑊蓋，但聽見這最後的幾句話，急忙撥轉頭。

望着他們。

「檢察官嗎？」伊說：「是不是魯萊施先生呀？倘然是他，他此刻正在這裏——在書室中。」

「當真嗎？」這警探問他從一張椅子上跳起來——他剛坐到椅上片晌工夫。

「誰騙你呢？他果真是在這裏？」魯易司堅決的說：「還有一箇矮小的人差不多和他寸步不離，如今也在這裏。」

「你是說的吉格嗎？那是他的書記呀？」

「大概是這樣。」魯易司喃喃的說。

「我把這兩箇罪犯交給你馬朗。」這警探鄭重的說：「莫放他們走出你的視線，以外我去見檢察官，我想他定要立刻審問他們的。」

這箇警察點首應命並行了箇禮。

「請放心好了，警探。」

馬朗新接受的這箇職務，瞧來尙容易執行，因為這兩箇強徒蟄伏在火爐對面的壁角裏，絲毫沒有闖透的表示。他們二人的形狀絕對的不同，一箇是身高體壯，厚密的頭髮壓在一頂跑馬小帽的下面，身上裹着一件外衣，外衣本是黑色，因為受了長久的風吹雨打，如今已泛成綠色。他是一聲不響，祇用手捩絞他的濃厚的鬍鬚時，轉動他的沈悶而不甯的眼光，向四下裏瞧着。他的脚下穿了一雙釘着大頭短釘的鞋子，手

裏拿了一根粗棍照他這種模樣看來他還不能算是強徒不過是那些大城中街頭巷尾的浪人罷了他的頸項裏並沒有衣領祇束了一條雜色的手帕他的名字據他先前對警察說叫做波魯

再有那一箇人——他是躲藏在一所莊房的後面剛正要爬進一座草堆恰巧被那兩箇警察瞧破當即被捕——是一箇鄉村間粗人的模樣一頂舊的軟氈帽罩在他的頭上帽簷下而蓬蓬鬆鬆露出一種紅而帶灰色的頭髮鬚鬚長得很厚密把他面部的五官差不多完全遮蔽能夠瞧得見的祇是一雙閃爍的眼睛眼球滴溜溜的向四下裏亂轉他對於這箇所在彷彿懷着十二分的注意他的背上背着一隻似很沈重的皮包當中包着許多各各不同的物件他的伙伴始終維持着靜默的態度他卻侃侃而談不曾有片刻的停止他又時時用膀臂推動他這伙伴低低的講話

「說呀你是從那裏來的我想你必不是近處的人因為我從未瞧見過你呀凡是這裏附近的人沒有不認識我的你可認識我嗎當然不認識我對你講我的名字喚做包四兒」掉頭朝着這警察又道「這不是真的嗎馬朗先生你和我老朋友了這已是第四次也許是第五次你捉住我了這話不錯罷」

包四兒的伙伴瞪了他一眼

「那末這是你的一種習慣了不是嗎」他也是低聲的說「你是常常被捕嗎」

「常常這兩箇字範圍很廣」這箇饒舌的人說「究竟廣到怎樣的地步是在乎你的意思去斷定我對你說罷我以為在冬天被捕回到那監獄中去並不是一樁不幸的事因為外面的氣候是怎麼樣的寒冷呀



在夏天呢像我們這樣的人生活要比較容易許多在街道上面到處能夠尋獲我們的全部的需要所以夏季裏發生的盜竊等案比較冬天大大的減少……他們今夜捉拿我想必是爲了席家嫵惑的兔子」

這箇警察原不曾留神聽他的說話但他這最後的一句話卻異樣的觸了耳鼓急忙的向他詰問

「這樣說來那頭兔子定是你偷的了包四兒說呀」

「你趁勢問我這話到真會取巧馬明先生」包四兒抗議似的說「但是你既不能斷定是我偷的還是莫來問我的好」

包四兒的伙伴深深的低下頭發音格外的低微

「究竟不是你偷的我以爲是很小的事比較這箇更大更壞的事還有著呢」

「哦還有著嗎」包四兒說神態完全兩樣了剛說了這兩句即便頓住那箇警察也回到廚房裏很莊嚴的說

「波魯走過來檢察官等着問你的話」

波魯便向警察走過去因爲兩手已被銹住便把膀臂灣起給警察捉住包四兒很狡猾的望着這箇警察

「這是多麼大的幸運呀我們今天要被送進監獄去了我以爲不必展期再審徒然耽誤時日對嗎」這警察遠遠的站着不理睬他這箇無法停止住的話匣很快活的又說道「老實說把我捉了去押到法庭上審問這是最最適宜的事因爲這樣一來政府便供給我的飲食和住處尤其是布拉夫現今有了真正

華美的監獄。他很慣熟的倚在這警察的肩頭上。『哦馬朗先生你不知道這箇的——你不是老于此道的人——這話是甚麼意思便是你投身警界還沒有長久的時日那是在你投身警界以前的事——我常常被監禁的所在是一所古舊的房屋剛正在法院的後面那裏很是污穢我應該說那是箇污穢的地方而且十分潮濕記得有一次我被監禁在那裏日期是三箇月從一月到四月等到期滿出來我已害了風濕症病勢十分厲害我迫不得已再回到公家病院就治足足住了兩箇星期好嗎』他頓了一會兒工夫纔再繼續的說在這停頓的當兒他不住的向四下裏狂嗅。『這裏有甚麼氣味竟這樣的好聞呀』他粗野無禮的望着魯易司伊正在忙着工作。『你也許肯分出些食物給我大啖一下嗎魯易司夫人』伊聽了這話掉頭向着他露着一種輕鄙的神態他卻再道。『你不用害怕夫人你本老早就認識我先前不知有了多少次我來到這裏向你討些舊東西承你的情你就肯給我一些陶龍先生也是這樣不論甚麼時候他如果有了雙破的鞋子老實不客氣那雙鞋子定是爲我所有他又常常給我些麪包皮倘在別人怎肯把這東西輕易給人呢』

魯易司遲疑着不響伊聽了包四兒的這番話伊的記憶界已受着了觸動伊旋即望着這警察勇敢的嘆了口氣馬朗發起肩頭用一種表示德性的眼光望住包四兒。『便給他些食物罷倘你願意魯易司夫人畢竟他是這裏的熟人呀不過照我的意思我不相信他的這話』

包四兒搶着他的話頭

「哦馬朝先生我何必撒謊給你聽我再和你說我倘是來到這裏隨地拾取些零碎東西就如一頭閒逛着的兔子或是一隻家禽那便不算甚麼我絕不會特地說出然而我在這裏所得的卻是別樣的東西我這就不能不感謝你了夫人」

魯易司已經取了一大塊麪包遞給包四兒他接到手裏來不及的塞到他的深處

「你到猜猜看剛纔帶去的那人對普萊施先生說些甚麼呢瞧他的模樣不像是箇馴服的人也許要和普萊施先生爭論我卻不然我每次犯了罪被帶到法官們面前向來不肯頂撞他們他們有話問我我總是回答「是呀上官」他們自然十分滿意有時候他們竟笑了出來庭長或再對我說「你是好漢包四兒」結果他判我監禁兩箇星期或二十一天又或是一箇月刑期的多少依照案情的輕重而定」

那箇警探獨自兒回到廚房裏向這警察講話

「方纔那人已開釋了」他說「至於包四兒普萊施先生的意思以爲沒有審問的必要」

「那末是趕我出去嗎」包四兒驚怖的問神情很不安的望着窗戶窗上玻璃的外面雨水正不斷的往下流

這警探忍不住的笑了

「不是你錯會意思了包四兒」他和善的說「我們必須把你送入獄中因為那件偷兔子的案是要偵查明白的來罷快些走把他押往聖佳列去馬朗」

這警探重行回到書室中聽候檢察官的分付包四兒和這警察頓時冒雨上路向村中走去廚房裏祇剩下魯易司一人伊把燈熄了因為天色雖很陰沈但已逐漸光亮伊低低的自言自語

「我有一箇意見他們應該把那箇人一同拘禁他正是一箇面貌險惡的人啊」

★ * * * * *
這愁苦而悲傷的一天已過去了並沒有甚麼重要的意外

賈賈士和他的父親是和史麗絲再有魏普萊男爵夫人聚在一起消磨了這天的午後他們繼續的書寫那種黑邊的大信封——報喪的哀函——寄給蘭倫侯爵夫人的親友們伊的葬期已擇定在第二天

晚餐已胡亂的吃過了魏普萊夫人雖曾入座因為傷心太過祇略為吃了些食物伊這人外表似是庸庸實在地十分和善就拿現在的事講伊自願充任史麗絲的保護人昨天又親自領着史麗絲去到布拉夫

向各商店中觀覽買了些零星物件要藉此稍殺史麗絲的悲痛
史麗絲因為伊祖母的慘死自是非常的悲傷而恐怖然而伊是一箇心志堅強的女子很能節制伊的哀

思照料外來的賓客——伊是第一次居於這別墅的主人的地位魏普萊夫人本要領伊同往桂香去過夜伊卻再也不允伊決意不肯離開別墅拋棄伊應該擔當的職務



「有瑪列陪伴我儘數了」伊堅決的向魏普萊夫人說「你請放心我自問有充分的膽力今夜能殺入
睡的」

魏普萊夫人沒法祇得在九點鐘時獨自登車回往自家的屋中去史麗絲也就和瑪列上床睡覺瑪列也
是一箇忠僕和魯易司一樣的史麗絲剛出世時便由伊照管一直到如今已是十多箇年頭了

* * * * *

艾廷尼讀過了各種報紙後——各報上都是連篇累牘的記着這別墅中的慘案原來昨天一天當中各
報館和通信社的記者都爭先恐後的趕來向別墅中的各箇人探詢一切所以今天都有長篇的記載——
向他的兒子說了句很簡單的話可是他的神態卻非常的嚴重

「我們到樓上去孩子這是時候了」

他們父子二人走到了賈賈士臥室的門前賈賈士很敬重的把面頰湊近他父親的嘴但艾廷尼並不拿
嘴去親似乎很躊躇的後來他彷彿得到了一箇突然的主意便走進他兒子的臥室不往他自己的臥室去
了賈賈士一聲不響不向他父親問話因為他已覺察他父親自從昨天以來似乎懷着非常悲苦意念神
經已有些喪失常態

賈賈士是很疲倦了當即脫卸衣服剛脫下了上衣和背心正要走向一面鏡子前解除領結的當兒他父
親已走了過來突的把兩手按住他的肩頭凝視着他的面部接着用一種沈悶而強毅的聲腔向他說道

「如今招認了罷。苦惱的孩子，向你的父親招認了罷。」

賈賚士的面色立刻變得慘白。

「甚麼呀？」他喃喃的問。

艾廷尼把眼光直射在他的臉上。

「幹這暗殺案的不正是你嗎？」

賈賚士原要切實的否認。怎奈喉中哽咽，再也發不出聲音來。他便張開兩臂，兩手向空中亂抓彷彿想要抓住甚麼物件好支撐住他的將要暈倒的身體。過了半晌，他纔能勉強發言。

「犯了暗殺罪嗎？我嗎？你控告我殺了侯爵夫人嗎？這實在是太荒謬，太敗壞我的名譽了。」

「噢，這是甚麼話？事情總是你幹的呀。」

「不是，不是慈愛的上帝呀，委實不是呀。」

「一定是的。」艾廷尼堅決的說。

這父子二人面對面的坐着，神態都是非常的惶恐。不甯賈賚士受了這突然而猛烈的震激，情感與奮到極點，但他竭力的遏抑，凝視着他的父親，發出悲苦的聲調說道：

「我萬想不到我親生的老父竟會這樣的疑心我。」

他說這話時，兩行眼淚撲簌簌的直往下流，悲梗得連連的嗆咳，臉色越發慘白，似乎將要昏倒。他父親把

他扶到一張椅子上坐定他默然的坐着足足過了好幾分鐘

艾廷尼在室中踱來踱去一連踱了幾箇來回後來又端過一張椅子坐在他兒子面前把一隻手按在額上微微的推動着彷彿要推開正在迷惑的夢魔過了一會他纔再開口

「來罷我的兒子我可憐的兒子我們可靜靜的談論一番我真不明白這是甚麼道理記得昨天早晨我在火車站上聽見你時忽有一種異常的感覺覺得你是很憔悴很疲憊你的眼睛是將要閉合——」

「我早就告訴過你」賈寶士回答發言幾已失音「我一夜不會好睡因為神經太興奮再也睡不着我是完全醒着過了一夜」

「天呀是的」他父親突的高聲說「我原可相信你但是你既未睡着怎會不曾聽見些響動呢」

「不獨是我未曾聽見甚麼響動史麗絲也未曾聽見呀」賈寶士想了一想這樣的說

「史麗絲的臥室隔開好一段路」艾廷尼說「你的臥室和侯爵夫人的卻祇有一牆之隔你必能聽見你一定會聽見的且不祇是聽見再有——哦我的兒子我苦惱的兒子」

賈寶士把兩手緊緊的握起忽又放開額上冒出大粒的冷汗

「疑心我犯這重罪的恐怕祇是你一箇人」他說卻含着些質問的意思

「祇是一箇人嗎」艾廷尼囁囁着說「也許是的但是你要曉得在這慘案發生的第一夜你確曾在侯爵夫人的朋友們面前給與他們一箇很惡劣的印象那時包納德先生正在陳述一樁暗殺案的種種特點

那暗殺案是發生在巴黎凶手是——我已經忘却凶手是誰了」

「天呀」賈賈士忿忿的說「那時我並未講錯話呀你說這話的意思可是因為我對於大盜洛迦波和方多麥士等人的歷史懷有很深的趣味嗎」

「你正因此便造成了一箇可悲可憫的印象」他父親重說了一遍

「他們也就因此疑心我了對嗎」賈賈士追問「然而你不應該冤誣我」他說神情很激動的「你已經查獲事實和證據嗎」他擡頭望着他父親似在要求他父親的同情「請聽着父親我知道你一定相信我倘然我宣誓我是無罪不過你以為別人——」

艾廷尼坐在椅子上用兩手抱着頭苦苦的沈思室中靜寂了片刻這苦悶的父親方纔回答

「這真是不幸有一箇足能證實你的罪的證明」他到底說了出來「委實是一箇可以判罪的證明」他又說同時望了他兒子一眼似乎要使他兒子無可再辯「一箇可怖的證明你想想看賈賈士檢察官在查詢之後已斷定在那不幸的夜裏不曾有人到別墅裏去住在墅裏的人祇有你一箇男子而除掉男子以外沒有人能幹下這樣一件可怖的罪案這樣一件殘酷的暗殺」

「也許有人老早的從外面溜進去呀」賈賈士說聲音十分急迫彷彿是要掙脫這重圍困他的網羅

「沒有這回事的」艾廷尼堅決的說「假定是有的你將怎樣加以證明呢」

賈賈士不響呆站在室的中央兩腿索索的抖戰兩眼沈滯無光似乎將要昏暈已失掉思想的能力茫無

目的的望着他父親頭是垂着肩頭也往下躺着彷彿是被壓在一件重物之下艾廷尼也站起身向着臥室通連的梳粧室走去

「到這裏來」他說聲音低得聽不出「隨着我來」

他走進了梳粧室檢起面巾幾條這面巾是圍放在面盆架的下層欄格上他又從中揀出一條摺皺的直送到他兒子面前

「瞧這箇呀」他說聲音低而嚴重

賈賈士把這面巾湊近燈光瞧時見上面有很多血漬不由得大大驚愕正要失聲辯白艾廷尼已搶先開口

「你仍要否認嗎可憐而可恨的孩子呀這正是你犯罪的鐵證這些血漬簡直已宣布了你的罪狀天下事情原有許多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可是你的室中那裏來的這有血的面巾呢你能解釋出來嗎你還能否認這不是你犯罪的證據嗎」

「然而我要否認的一定否認的我不知道這面巾打從那裏來的關於這面巾的事我簡直是一無所知」賈賈士又暈倒在椅中這箇苦惱的少年如今已成了一箇廢人既沒有爭辯的力量且連一句話也說不出聲

他父親的眼光仍注視着他眼光中滿含着充量的情感和極度的悲憫

「不是不是父親我不瘋狂我不瘋狂我不瘋狂」
賈實士說這話時似已失卻自主之力聲音從心坎裏直發出來非常的高大打破了這深夜的沈寂艾廷尼的聲音也並不減低

「那末賈實士你既不瘋狂你所犯的罪當然無可赦免凶手呀殺人的凶手」
他們父子倆斗的把話頓住原來室外走廊中有一些聲響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嚇得不敢作聲呆呆的站着

室門慢慢的開了一箇雪白的人體突現在門外走廊裏的黑暗當中
這雪白的人體正是史麗絲身上穿着一件長的夜衣頭髮紛披著嘴唇紅得似將出血眼光中充滿着恐怖的神情從頭到腳索索的抖戰似乎已站立不穩伊很苦痛的舉起一臂用手指著賈實士

「史麗絲」艾廷尼喃喃的說「史麗絲你原來站在外面呀」
史麗絲的嘴唇動了幾動分明是要講話但一句話也說不出過了片晌纔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音

「是的——」
但是伊再也連續不下伊的眼睛直往下垂伊的全身作劇烈的搖惑後來竟不聲不響的跌倒在地板上知覺完全迷失了

題陳秀貞女士繡幅

程瞻廬

蓬島芝香歲月春。一雙仙客絕羣塵。中原角逐潭
多事。難覓清閑自在身。右仙鹿尋芝圖
波影花光一樣明。金針繡出兩珍禽。相逢邂逅如
相語。定有離情訴不清。右珍禽相遇圖



錦簇花園



車腹記

徐碧波

三○月○許○未○作○歸○計○孤○燈○煮○夢○時○亦○復○結○想○故○園○甚○矣○桑○梓○之○可○愛○也○去
 此○一○星○期○之○前○抽○暇○得○遂○回○鄉○之○願○本○定○午○車○行○緣○一○事○擱○擱○稍○遲○迨○抵
 車○埠○輪○軸○已○蠕○蠕○而○西○斯○際○望○車○輿○嘆○大○有○攀○龍○無○及○之○慨○尋○徘徊○於○玻
 幕○之○下○雅○難○自○聊○而○供○客○暹○車○之○長○椅○又○被○夜○間○失○眠○之○夫○卒○據○為○酣○臥
 之○榻○覓○坐○弗○得○惟○癡○蛭○於○行○裝○之○旁○而○冷○風○劈○而○使○人○意○肅○枯○待○時○許○方
 市○得○一○穿○車○之○券○入○車○廂○覺○客○位○至○稀○遂○倚○椅○微○瞓○抒○我○氣○尋○入○一○衣○玄
 袍○之○少○婦○姿○容○秀○麗○笑○靨○生○春○操○吳○儂○軟○語○觀○形○聞○聲○直○可○醉○人○於○甜○鄉
 距○我○座○成○直○角○度○處○者○為○一○八○爺○渠○以○不○耐○坐○乃○枕○首○於○椅○背○而○高○拱○其
 尊○趾○於○短○几○之○上○靴○尖○適○抵○著○雙○之○吻○旋○忽○起○座○引○煙○狂○吸○至○於○盡○蓋○墮
 地○板○堅○反○動○力○猛○蓋○乃○立○碎○侍○者○聞○聲○入○初○顯○怒○色○既○見○為○八○爺○祇○背○人
 昨○舌○而○擠○眉○示○弗○敢○較○也○車○行○抵○南○翔○復○入○夫○婦○雙○攜○一○孩○俱○孩○自○言○僅
 五○齡○活○潑○而○穎○慧○能○掄○其○指○作○夷○語○曰○溫○吐○雪○梨○福……父母聞之皆喜





風影詞 並序

畢任庸

備○餘○得○暇○偶○寫○風○花○誼○沿○楚○些○異○吳○市○之○吹○簫
 旨○本○風○人○等○義○山○之○夢○雨○詞○雖○連○狝○意○極○低○徊○少
 變○退○之○聲○確○效○為○淮○海○牆○靡○代○彼○蒼○蘇○獨○茲○疾
 捕○風○捉○影○寧○有○公○案○可○稽○裁○玉○鏤○冰○雅○愧○醉○人○之
 作○敢○曰○風○懷○不○刪○例○擬○竹○垞○正○恐○綺○語○猶○存○訶○來
 法○秀○耳○年○來○勞○人○草○草○行○役○栖○栖○瓊○思○綺○想○久○葬
 車○塵○魂○意○琦○行○都○成○夢○影○聊○存○深○悔○敢○告○大○哀○請
 看○床○上○金○經○飄○零○自○憊○莫○認○緣○情○麗○什○實○法○都○無
 杜○鵑○啼○處○百○花○殘○小○簾○輕○衾○客○夢○寒○午○夜○天○風

吹○我○醒○懷○人○清○淚○總○闌○干○ 旅○愁○如○海○夜○迢○迢○簾
 外○春○魂○不○可○招○猛○憶○人○天○哀○豔○事○有○人○花○底○苦○吹
 簫○ 文○園○病○渴○記○當○年○消○受○雲○英○藥○裏○煎○一○自○靈
 山○高○會○散○長○留○哀○怨○滿○吟○殘○ 情○至○真○能○照○膽○肝
 模○糊○淚○眼○鎖○相○看○秦○臺○簫○管○尋○常○事○絕○羨○宜○儼○累
 彈○丸○ 黃○金○青○鬢○最○愁○人○一○語○相○憐○抵○死○親○誰○贈
 神○方○與○駐○晷○長○門○未○療○長○卿○貧○ 風○泊○驚○飄○未○有
 期○自○拈○紅○豆○記○相○思○萬○千○幽○怨○無○人○曉○訴○與○東○風
 總○不○知○ 靈○風○夢○雨○總○荒○唐○啼○鳩○鳴○悲○惜○衆○芳○小

△錦簇花團

三



壁○盤○牋○寫○風○影○未○妨○惆○悵○學○清○狂○ 生○理○愁○中○復
 夢○中○枕○邊○襟○角○淚○光○瑩○一○春○長○自○銷○魂○慣○不○向○天
 涯○數○斷○鴻○ 他○生○未○卜○語○堪○思○填○海○移○山○有○怨○詞
 我○是○瑯○琊○王○伯○與○不○辭○辛○苦○對○凝○脂○ 虛○舟○飄○瓦
 怨○偏○多○撼○樹○此○蜂○奈○若○何○我○自○無○心○人○自○競○解○人
 千○古○只○經○娥○ 莫○將○清○怨○訴○流○鶯○盤○對○澄○瑩○舊○水
 晶○我○本○甘○心○下○兕○率○百○生○千○劫○證○深○盟○ 文○窗○親
 對○遠○山○新○小○別○天○涯○抵○隔○生○已○怨○柔○情○滋○別○淚○更
 堪○紅○豔○情○朱○唇○ 珠○啼○玉○笑○總○消○魂○又○向○人○天○覓
 舊○痕○難○忘○銀○屏○紅○燭○下○絳○唇○親○試○紫○蘭○擘○ 悔○將
 心○緒○託○微○波○青○眼○高○歌○意○若○何○我○比○湘○靈○更○騷○屑
 蛾○眉○詠○詠○變○聲○多○ 英○氣○潛○消○奈○陸○沉○萬○牛○難○挽
 是○願○心○新○來○諱○說○相○思○意○不○道○相○思○者○轉○深○ 雲

屏○消○息○阻○微○波○封○淚○羅○牋○蠟○已○多○莫○怨○青○禽○慵○倦
 翻○女○牀○辭○幃○太○嗟○峨○ 秋○菊○春○蘭○秀○一○時○未○須○尹
 邢○互○猜○疑○三○生○頑○福○天○猶○斬○休○訝○蛾○眉○有○怨○詞
 魂○傷○詩○瘦○稻○梁○難○酒○醒○香○消○春○又○殘○怕○寫○相○思○怕
 懷○遠○有○人○倚○竹○怨○天○寒○ 萋○萋○芳○草○怨○三○生○羅○襪
 塵○生○未○忍○行○最○是○清○輝○寒○玉○臂○伴○伊○宵○夢○只○香○嬰
 錦○牋○約○夢○碧○池○邊○十○五○雲○鬢○記○拍○肩○池○上○微○風
 吹○夢○遠○池○中○蓮○葉○正○田○田○ 飄○零○我○亦○如○張○儉○投
 止○栖○栖○動○百○愁○休○問○梁○鴻○舊○春○處○要○離○家○畔○草○齊
 頭○ 小○樓○月○暖○復○香○温○山○枕○梨○雲○妥○夢○魂○綠○蟻○尋
 深○詞○客○醉○黃○花○句○好○美○人○言○ 危○樓○斜○日○望○神○州
 海○水○羣○飛○激○客○愁○柳○外○寒○光○歸○去○也○獨○彈○紅○淚○付
 橫○流○ 縱○橫○掉○闌○不○可○捉○美○人○偶○以○智○相○角○我○亦

陰符滿腹中未許代爲大匠斲 病鳳哀鸞別有
 天空王來與證枯禪劍愁珠怨命經智歷歷心頭
 未化烟 吳山未滅六朝青吳女如花動客星依

舊傾城又傾國莫愁鼓瑟少湘靈 借瑣耗奇爲
 小詩不能哀豔不雄奇萬愁如海不可說此精粕
 耳非琳琪



美國人的花癡

范秋波

爲着片面的戀愛以致發生狂
 易之症不知什麼緣故近來的美
 國卻發現得很多了
 關於這種花癡有不少的譏聞
 供給我們像紐約醫生所講給我
 聽的四件事都非常發噱的醫生
 名喚泰哀姆斯醫道很高明有一

天他接到了病家的電話便不敢
 怠慢立刻就去那病人患的是花
 癡兩隻眼睛發出一種奇怪的光
 來望而生畏嘴裏喃喃不絕地喊
 道「上帝你不愛我嗎我偏愛你
 我願你做我唯一的伴侶喂我親
 愛的上帝我那美麗的上帝你肯

讓我接一箇吻嗎一他的二片嘴
 脣慢慢的張開久久不合我忍住
 了笑走近了他他對我希望了一回
 道「你是那一箇是我的情敵嗎
 好的我來禱告上天讓你立時變
 成了醜鬼得不到美人兒的歡喜
 一這人的心病還不算深所以結

△錦簇花園.....五▽

兀自不送來我的愛人手上又沒有生病決不會沒有回信的「隔

了一天他和塵世分別了他的日記簿我向他的親戚索得很愛重

地保藏着



科場話柄

梧影

謝金圃(塘)吳玉綸德定圃

(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

滿人意某甲作聯嘲之云謝金圃

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

圃人旁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

關拆字巧不可階

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

姓莊一姓鞠莊顧預而鞠放蕩人

集杜句以嘲之云莊夢不知何日

醒鞠花從此不須開現成切當真

可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

後鞠試畢回京語陳句山曰杭人

殊欠通如何鞠可通菊公不答鞠

詰之公徐曰吾思月令鞠有黃華

耳鞠大慚未幾死人以爲語識云

某公分校禮閣卷中有用毛詩

佛時仔肩者批云佛字係梵語不

可入文復有用周易貞觀者又批

云貞觀係漢時年號不可入文內

因有爲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

文宜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

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以嬉笑之

筆寫怒罵之詞光怪陸離之中復

寓滑稽談諧之旨絕筆也

姚秋農典順天鄉試有用尙書

率循大下者批曰大下二字疑天

下之誤是科蔣秋吟分校有用尙

「當真變了雞圍麼？」他的祖母母親暗笑梓兒的默愁，便道：「不久便把它殺去呢！」

梓兒哇的哭了，李媽連忙抱着他。「那一個人殺它，我就把它殺掉，它不是梓兒的弟弟嗎？」李媽一壁說，一面把梓兒還掛留在頸項上的書袋從他頭上脫下。

「喂食，呼喚，擁抱，增進了梓兒生活上的麻煩，也是他得着新伴侶了。」

雞的舊主人章老在送雞後的第一次到他家來。

「哇！雞三天到大了！」他驚異的說：好似雞無端中增長，肥胖了一半。

大家都笑起來了，「發癡。」懷疑他。

「在鄉間吃的是碎麥，在這邊卻是喂的白米，它自然肥起來了。」李媽似乎很鄭重的報告。

「那麼雞真升天了。」想必章老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如雞，說這話，表示他的景慕。

李媽以半天的時光費力所建的雞屋，要顯伊的本能，領導章老去觀察了以後，便發現了雞從前的一樁特別：

「其實沒有這樣的精緻的雞屋居然能如人般自己謀他靈的生活。」章老憶起它一樁值得報告的事，很慢說着，便引起李媽的聽慾，把煙管敬他。

兩行白煙似龍般噴吐着。「這雞從前便怪有趣的，天色黃昏了，便發現它從高墩飛棲到我茅屋後面的一棵枇杷樹上，它就立在樹枝上來過它夜的生活，第二天早晨，又飛下來了！我也沒有替它做一回雞屋，

△錦簇花園……九▽

他居然照常和我們同過着粗美的生活……」

……這件事更是這雞使人不能忘記的一點。

他見了野犬跑進，便跑上去奮關般向它亂啄——這樣含有忠的自然性。

李媽洗炊的時候，雞便隨着伊進出，跑前跑後——這樣馴的慣性。

——，很使人留一點愛意於它。

★ ★ ★ ★ ★ ★ ★ ★ ★ ★ ★

這椿 Misfortune 發生之夜的前九小時，並未十分注意於它———所以造成這「意外」。

「啊喲！」李媽走近雞屋看見一堆狼狽的雞毛，知道發生了不妙一回事，「可憐的雞，被黃鼠狼吃去了！」

那時的曉色是弱微的白光，大家都被了衣裳起身。

「媽媽雞呢？……啊……」梓兒哭了！

慘氣罩住了這晨光，大家都為難悲哀。是的，它的靈魂在不知不覺間被殘忍的黃鼠狼毀滅了。

李媽滴下淚來，空的雞屋，只留着摧殘的餘物，在李媽淚花的眼中，彷彿這黃鼠狼捉雞的一幕，在眼前現着，風吹着殘餘的雞毛，好似那雞的幼弱的靈魂附着在上面動着———那火黃，黑，白更是可憐的色彩。

伊放聲大哭了，伊追憶到關於它過去一切的一切。



雖終以慘悶的死了它的一生，梓兒從此失去了伴侶，這箇家庭也黯淡了些生命熱鬧的徵象。只是章老沒有知道它死的故事。



覺悟的兵士

廖國芳

長驅直入的北伐軍這一陣又把敵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章宗敗退北平了因為無兵接應只得把警衛連陳連長也調來參加作戰

陳連長部下弟兄們素來未經過戰事的忽然得了這箇消息箇箇都失了色交頭接耳的互相訴說「開差呀打仗呀……」陳連長正在辦公室裏悶悶的坐着心裏愁着打仗的事忽然有剝啄的聲音幾箇兵士走進來向他立正道「連長我父親病得

利害求你賞假一月」「連長我母親去世了請假一月」「連長我家裏開官司請假……」這一般去了那一般又來陳連長只是點點頭搖搖身體的胡思亂想兵士們的話都沒聽見兵士們看他只顧點頭以為他是默許了一箇箇歡天喜地的走出來一會他的精神清醒了些偶然撞頭看見假牌上的名簽差不多要掛滿了他慌了連忙召集排長同那些還沒走的殘部大加訓誡了一番大約是「我

△錦簇花園……

一一▽





吻之痕

談紫電



△錦簇花園………一二

們吃了張大帥的餉就要盡忠報主……」這一類的官話

他又把私自逃走的一般兵士追回打了幾十軍棍。大家都不敢怠慢，箇箇拿起精神來收拾行具準備開差。

第二天早上全隊兵士都排成隊伍，專等陳連長來下令開差。一點鐘、兩點鐘……直由上午等到下午，還不見箇影兒。排長們發急，叫一箇兵士去公館裏催他快來。這兵士走到那裏，只見雙門緊閉，沒有一些聲息。這兵士只得找了房東問明緣由。房東說

「昨晚三點鐘陳連長悄悄的帶了家眷上了輪船，先自開小差去了。」這兵士聽說不由的怒火中燒，一邊走一邊咬牙大罵道：

「你這喪盡天良的官長，平素養尊處優，把我們弟兄看做奴隸一樣，到了有事你又把什麼盡忠報王的話來騙我們！你卻早早的就溜之大吉，難道我們不是娘肚裏十月懷胎生出的麼？怎麼你的命這樣可貴，我們的命就該做了無意識的犧牲呢？」

★ ★ ★ ★ ★





這。是。一。個。沉。靜。的。黃。昏。淡。淡。的。月。光。從。雲。縫。裏。射。到。大。地。上。照。在。那。幽。寂。的。湖。濱。公。園。裏。黑。沉。沉。地。濃。蔭。下。隱。約。地。有。一。個。亭。亭。玉。立。的。女。郎。顫。顫。的。立。着。一。會。兒。在。那。濃。蔭。叢。中。驀。地。竄。出。一。個。男。子。來。鬼。鬼。祟。祟。地。緊。貼。着。那。女。郎。的。酥。胸。似。乎。在。那。裏。囁。囁。情。話。着。最。後。男。的。鈎。住。着。那。女。郎。的。頭。頸。湊。近。伊。的。櫻。唇。甜。甜。蜜。蜜。的。接。一。個。長。吻。……

獨。自。一。個。兒。潛。在。公。園。裏。和。情。人。幽。會。享。受。着。甜。蜜。的。吻。兒。多。麼。使。人。羨。慕。啊。汪。嬌。然。的。妻。子。滿。面。怒。容。倒。豎。着。柳。眉。厲。聲。說。着。汪。嬌。然。兩。頰。漲。得。通。紅。徐。徐。低。下。了。頭。默。默。地。一。聲。不。響。夜。深。了。漏。盡。了。汪。嬌。然。靜。悄。悄。地。睡。在。被。窩。裏。輕。輕。地。拍。着。他。妻。子。說。道。

「曼。我。真。佩。服。你。的。偵。探。本。領。你。那。巾。幟。福。爾。摩。斯。的。頭。銜。委。實。受。之。無。愧。不。過。你。究。竟。怎。樣。推。測。我。和。人。家。接。過。吻。呢。」

「天下。的。事。情。除。非。不。做。要。是。做。了。誰。也。不。能。瞞。過。的。剛。才。我。見。你。無。緣。無。故。的。出。去。就。知。道。你。不。很。正。當。所。以。命。阿。鈴。——也。許。是。我的。華。生。在。暗。地。裏。跟。着。你。果。然。不。出。我。所。料。但。是。除。此。以。外。更。有。一。種。很。顯。明。的。證。據。就。是。在。你。回。來。的。時。候。你。的。嘴。唇。上。深。深。地。印。着。一。痕。鮮。紅。的。小。點。這。不。是。你。和。你的。情。人。接。吻。的。當。兒。從。伊。的。嘴。唇。上。染。下。來。的。一。條。胭。脂。痕。跡。嗎。」

「哈哈。巾。幟。福。爾。摩。斯。呀。這。一。次。你。可。失。敗。了。老。實。對。你。說。吧。我的。確。和。女。子。接。過。吻。可。是。那。女。子。並。不。是。真。的。女。子。卻。是。一。個。傀儡。簡。單。說。一。句。就。是。那。公。園。裏。的。」

△錦簇花園……





△錦簇花園……

尊石刻美人哈哈你的本領雖是
不錯可是你那華生卻太不中用
了連那一個石像也沒認清楚呢
「嫣然嘆味笑了一笑繼續說着
「那麼你那嘴唇上的一痕紅
點從那裏來的」嫣然的妻子臉
上現出十分驚詫急急的問
「說也可笑原來我在公園裏

演了那齣趣劇出來這當兒月兒
正躲在雲幕裏大地上黑黑地多
麼可怕曼你是知道的我膽子素
來很小幕地裏後面起了一陣吹
聲我斗的嚇得向前狂奔忽忙間
不知不覺撞在人家門上那門兒
恰巧新加油漆這時候我的嘴唇
不由的和那門兒深深接了一個

吻鮮紅的油漆也就染在我嘴唇
上了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呀
「曼可憐得很我跑了大半天
都是做的空事你現在應該給我
享受一個長久的甜蜜的吻……
……」

* * * * *



良心的變遷

曹永素

誰不知道何心良是個治軍的能員他部下八千士卒個個是精壯善戰的健兒衝鋒陷陣的能手並且軍紀整飭賞罰嚴明所以師行所至地方上的人民都箠食盡藥懸燈結彩很誠摯地很熱烈地表示歡迎要是



一。朝。調。防。又。要。攀。轅。臥。轍。似。赤。子。失。了。慈。母。一。般。的。懷。喪。因。此。這。何。師。長。的。聲。望。便。一。天。隆。重。一。天。這。第。八。師。的。威。名。也。一。天。響。似。一。天。了。

王。趙。兩。督。軍。爲。着。地。盤。問。題。發。生。了。衝。突。醞。釀。了。好。久。一。旦。竟。雙。方。調。兵。遣。將。求。解。決。於。武。力。了。雖。經。兩。處。的。紳。商。奔。走。幹。旋。可。是。終。於。挽。不。回。軍。人。鬪。武。的。野。心。結。果。仍。掘。壕。運。械。幹。那。殘。民。以。逞。的。勾。當。

第。八。師。是。王。督。軍。麾。下。的。勁。旅。當。然。在。檄。調。之。列。心。良。奉。到。動。員。令。之。後。他。想。國。家。養。兵。原。要。我。們。保。境。護。民。安。良。除。暴。的。現。在。因。爲。個。人。的。利。害。便。與。兵。動。衆。去。和。對。方。廝。殺。這。種。無。意。識。無。價。值。的。內。爭。不。是。和。養。兵。的。本。旨。相。刺。謬。麼。況。且。兄。弟。閭。牆。不。是。要。貽。笑。外。人。麼。我。又。何。苦。把。這。般。大。好。男。兒。供。私。人。權。利。的。犧。牲。呢。轉。念。一。想。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的。要。是。不。去。呢。卻。又。礙。于。上。官。的。命。令。他。把。這。兩。層。意。思。在。腦。海。中。似。車。輪。般。轉。了。一。會。畢。竟。服。從。心。戰。勝。了。公。理。心。便。督。師。出。發。開。赴。前。敵。去。和。親。同。骨。肉。的。同。胞。相。見。於。疆。場。了。

相。手。方。應。戰。的。兵。士。除。少。數。會。經。訓。練。外。都。是。臨。時。招。募。來。的。射。擊。既。不。精。明。紀。律。又。很。壞。在。這。礮。火。連。天。烽。煙。滿。地。的。戰。場。上。拚。著。死。命。和。這。驍。勇。耐。戰。的。第。八。師。對。陣。那。真。是。他。的。對。手。呢。不。上。二。天。趙。軍。果。然。節。節。敗。退。潰。兵。四。竄。心。良。仗。着。戰。勝。的。餘。威。一。面。連。電。告。捷。一。面。奮。勇。追。殺。迫。得。趙。軍。也。有。陣。亡。的。也。有。被。俘。的。趙。氏。得。到。前。敵。的。敗。耗。也。就。席。捲。所。有。向。貸。下。的。外。艦。上。一。走。幹。那。預。定。的。上。著。心。良。率。衆。追。趕。到。省。城。早。有。那。般。任。人。宰。割。的。人。民。高。紮。牌。樓。供。設。香。案。愁。眉。苦。臉。強。作。笑。容。歡。迎。這。般。自。殘。同。類。的。得。勝。軍。這。時。心。良。好。不。高。興。便。趾。高。氣。揚。地。和。迎。候。的。人。員。相。見。誰。知。他。們。都。是。威。畏。不。懷。德。呢。後。來。王。督。軍。又。向。中。央。電。保。心。良。爲。



軍○務○幫○辦○他○更○是○樂○不○可○支○便○認○道○戰○爭○是○陞○官○的○捷○徑○他○就○添○購○槍○械○擴○充○軍○額○時○時○想○向○槍○林○彈○雨○中○尋○
 生○活○唉○他○的○天○良○泯○滅○了○可○是○他○畢○生○令○譽○卻○與○他○的○地○位○的○升○遷○成○了○一○個○反○比○例○

△錦簇花園……

一六▽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戊辰年十一月十五日

★紫羅蘭 第三卷 第十九號

編輯者 周瘦鵬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廣州 長沙 漢口 福州 奉天 大東書局

代辦推廣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敝局規劃者
因存貨山積需委託敝局為臨時之規劃者
不能行銷之貨物須敝局為規劃脫銷者
印刷物之須敝局規劃撰文繪圖印刷者
廣告之須敝局規劃刊登於本外埠報紙者
敝局俱能妥為辦理如承見委請至帖嶺路大東書局事務所與魯鈞丞君接洽

定價與郵費

費	郵		實價	冊數
	國內	國外		
六分	二分半	三分	三角	一冊
七角二分	三角	三元	三元	半年三冊
一元四角	六角	六元	六元	全年六冊

最新出版之著名三種

秦瘦鷗著述

駱大荒總纂

現在所出的跳舞書，其內容之豐富，形式之新奇，實非他種跳舞書所能及。本書之出版，實為跳舞界之一大貢獻。其內容之豐富，形式之新奇，實非他種跳舞書所能及。本書之出版，實為跳舞界之一大貢獻。

跳舞指南

全書四冊 定價三元八角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角

荒唐大觀

全書四冊 定價三元八角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角

荒唐大觀，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醜態，揭露社會之黑暗，實為一部不可多得之奇書。其內容之豐富，形式之新奇，實非他種荒唐小說所能及。本書之出版，實為荒唐小說界之一大貢獻。

原名勝子經

男女交際學

碌碌生著述

全書四冊 定價三元八角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角

我勝

子外尼喜娘鄉妓女女小大分做釘子
勝十國姑娘姨下女工學家家辨媚梢
子誠婦 姑 娘 玉秀
女 婢 女女姨 訣拔搭
 女 嬌 明伶太 門苗勳
 女 星 太 頭

這一部書，非中。講男女交際之道，人所共知，然其間之奧妙，非細說之所能盡。本書之出版，實為交際學界之一大貢獻。

上海交通路玫瑰書店發行